

# 逃刑傳

徐春羽著 第一冊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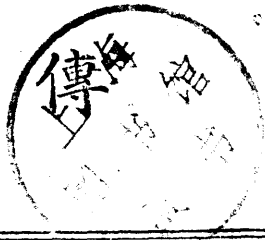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15 1136B

徐春羽著

逃

刑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

武俠  
長篇  
逃刑傳  
上集目錄

楔子 引舊話燕市來怪漢 述往事天橋看神弓

第一回 日暮蒼皇王孫失路 風塵青眼公子延師

第二回 悲際遇鬪髮學藝 喜同心披髮急親讎

第三回 許都頭夜探桃花鎮 王教師大鬧華家村

第四回 哀王孫都頭遭釋 念公子莊主探豎牢

武俠長  
篇名著

# 逃刑傳

徐春羽撰

楔子

引舊話燕市來怪漢

述往事天橋看神弓

1

在清朝光緒十幾年的時候，北京那時還不叫北平，齊化門外離城不遠有個醉仙居黃酒館兒，雖然地方不算很大，裏面也有二三十號坐位，除去賣黃酒之外，也賣些零星菜食，一趕到秋天螃蟹上市，也預備些好大螃蟹，應個時令兒，館子雖小，可是賣的全是些闊主顧，原因那時遊玩的地方，沒有現在多，無非等到應時的廟會開放，纔能去逛，醉仙居雖然遠處郊外，可是前面臨街，後邊通河，在河岸上還有幾個子弟唱着京音大鼓，坐轎裏頭又喝酒，說起來那個時候，就很是個樂兒，再者那時天下承平無事，那些貝勒貝子，以及八旗的老哥們兒，仰沐天恩，吃着皇上主子的自在飯兒，任事沒有，自然就會想到上這些地方來，消磨歲月，所以這醉仙居，自有這班闊爺台照顧，小買賣幹的兀自不壞，却說這年又值秋季，掌櫃的常三從市上買了百十斤大螃蟹，叫先生寫了一個本居新添螃蟹的黃紙條兒，貼在門口兒，又叫夥計們從新收拾收拾屋子，準備這一班爺台來光顧，果然到了下午兩點來鐘，這些主顧個個來到，霎時把二三十個坐兒佔滿，有些後來的因為沒了坐兒，只好在外面長凳上暫時坐下，刀杓齊響，一會兒工夫螃蟹賣去大半，常掌櫃一扭，自是喜出望外，正在大家歡

談暢飲的時候，忽聽外面一片喊打的聲音，常掌櫃便顧不得再照料櫃務，慌忙跑到外邊看時，只見一個姓玉的宗室，按在一個檢爛紙的在那裏苦打，那檢爛紙的，却沒命的在那裏苦苦哀告，常掌櫃看了心裏老大不忍，知道那些貴冑宗室，常常在外倚勢胡為，既是在自己鋪子裏鬧事，少不得硬着頭皮去勸一勸，便走上去笑着向那宗室道，爺您歇歇兒，幹麼跟他生這們大氣呀，有什麼話您交給我，我必有法子辦他，那宗室回過頭來，向着常掌櫃啐了一口道，呸，你也配來說話，開着個鋪子，也不照管照管坐位，不論什麼人，只要給錢就賣，說到這裏，拿手一指那檢爛紙的道，你檢這東西，要多髒，坐在旁邊這股臭汗味兒，就能把人薰倒仰兒，這還不算，他坐在這兒，他還不老實，他會摸到我這裏來啦，你瞧瞧，他手藝還真不錯哪，我攔在緊貼身的靴頁子，他還給吃了去呢，真不要臉，什麼事不能幹，要幹這個，說到這裏，叭的一聲，在檢爛紙的嘴上打了一下，常掌櫃這時已然知道那個檢爛紙的是小繒啦，便也過去幫着打了兩下，那時早驚動了地面官人，進來問明情由，就要把那檢爛紙的帶走，那檢爛紙的這時不由的哭道，諸位老爺，我沒偷他什麼，我是在這裏喝了兩盅酒兒，剛一掏錢要走，他就把我按倒在這兒，打了我好些下兒，他的那一錠小銀子是我自己的，他要我錢不要緊，他要說我是賊，那就太冤屈我了，諸位老爺，銀子我不要了，把我放了吧，我家裏還有我娘等着我吃飯呢，大家聽了便一齊走過來問道，你既說銀子不是你偷的，就憑你一個檢爛紙的也配有這麼大塊銀子，遂又問那宗室道，爺既然說銀子不是你偷的，您可以把銀子的分量說一說可

以不可以也，省得讓他這裏瞎說，那宗室聽到這裏，說也怪，登時臉上便不似先前那樣威武逼人的樣子，很不是意思的向那些人道：我天天出來都是隨手拿錢，並沒有秤過分量，反正這錠銀子是他偷我的，大家聽了又向檢爛紙的道：那麼你可曉得這錠銀子是多大量，那檢爛紙的道：我怎麼不知道，那是一兩零三錢一塊兒，是我二年工夫換下來化在一塊兒的，我怎能便忘掉，他這樣一說，登時大家倒都呆住了，明知是那宗室仗勢欺人，窮極無賴，想說人家這一錠銀子，又不敢說出來，又不好找台階，這時那常掌櫃也看破這套戲法，因為是在自己舖子裏，恐怕那宗室一時臉上磨不開，便會鬧出事來，當即陪笑向那宗室道：爺您不必跟他生氣，您把銀子帶起來，把他交給我，總給您出這口氣就得啦，說到這裏用手一拉那檢爛紙的衣襟道：嘿，你跟我來，在常掌櫃的意思，是要給那檢爛紙的一兩銀子，自己認個晦氣，就算完啦，誰知那檢爛紙的把手只一擺，說聲且慢，那常掌櫃早已一個仰八叉跌翻在地，只見那檢爛紙的雙睛一豎，高喊一聲道：胡奴，瞎了你的雙眼，你也不打聽打聽俺是何如人，你竟敢說我到俺的頭上，你可算得是胆量不小，可見你平素胡爲，胆大包天，今天遇見了俺，也是你運氣不佳，你來看，說着話他便走到門外，一眼瞥見那拴馬樁子，但見他單掌一削，說來不信，那房樑般粗細的石樁子早已去了半截，看他時仍然氣色不改，仰天哈哈大笑道：胡奴，你的腦袋可能趕上石樁結實麼，來，來，來，且吃俺一掌去，那宗室此時恨不得有個地縫鑽下去纔好，臉上便似六月連陰的天一樣，黃一陣白一陣，煞是難看得緊，這時那常掌櫃和地面官人都恐怕鬧出事

來，於自己不便，便不得不硬着頭皮陪着笑臉，向前說道：朋友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現在已然很夠面兒啦，您高高手就完啦，從這裏起，咱們交個朋友來，來，咱們到後頭雅座去喝一盅，那檢爛紙的聽了，用手一指衆人道：我把你們這一班抱粗腿舐屁股的骯髒小輩，在他打人後的時候，你們爲什麼不當和事老兒呢？等到這時候，又什麼朋友不朋友啦，真正是無恥之輩，說到這裏，又向那宗室道：胡奴，俺今天也不看在張三，也不看在李四，只看在俺吃了幾鍾酒，不要叫人說俺酒後無德，今天且饒過了，倘若再是這樣，欺壓良民，那時自有人來管教你，說着，又向衆人一笑道：俺今天便取個巧，這筆酒賬便擾了這胡奴，又向那宗室道：你可聽見麼？不願意時，儘可說話，那宗室此時連正眼也不敢看他一眼，只連聲應道：理當奉敬，理當奉敬，那檢爛紙的只說了一聲討擾，謝謝，便拿起桌上那錠銀子，背起那爛紙筐大步的走去，這時大家眼睜睜的看着他走，誰敢道半個不字，直看到那檢爛紙的走過石橋，不見了影子，那宗室纔一聲喝喊道：好猴兒雜種，竟敢硬炸醬到咱們爺們兒頭上來啦，說到這裏，站起身來往外便走，一邊走一邊說道：我追這猴兒雜種去，大家一聽，明是人家孩子臉上磨不開了，這叫作遮溜子耍台階兒，大家齊道：這倒是他大概也不知道您是誰，這真得警戒警戒他，不然這皇帝腳根兒底下，就不用再走人啦，您要是有用着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給您跑跑，幫個忙兒，那宗室道：不用啦，不用啦，回頭見，那宗室說着也便去了，這時大家纔紛紛議論，有的說那宗室平常得罪人太多，今天是買出人來擻他的，有的說這是適逢其會的，又有一個人說：別的倒不要緊，我老瞧



檢爛紙的有一錠銀子，是邪事，又有一個人說，這纔叫作真人不露像呢，你就瞧他那個胎骨子，他會有那麼大勁頭兒，得這石頭樁子也不能用啦，等着從底下打個眼，拴棚環子使吧，這時常掌櫃過來攔道，列位，把這篇揭過去，談點新鮮的，遠喝酒吧，螃蟹也蒸得啣，吃完喝完，也就差不多啦，城門現在可關的早呵，大家聽到這裏，知道掌櫃的有些怕事，便壓聲不談，一時，大家吃喝完畢，有的進城，有的不進城，便也慢慢散去，再說第二日，醉仙居依然是座客滿堂，那常掌櫃因為有昨天出吵子的那個碴兒，便囑咐幾個精明夥計，對於酒座，特別留神，又到三點來鐘的時候，忽然從外面走進兩個人來，前邊一個有四十來歲，細腰紮背，穿一件灰色大褂，戴着一頂瓜皮帽，手裏揉着兩個核桃，後邊一個有二十多歲，穿着一件青綢子大褂，光着腦袋沒戴帽子，手裏提着一個大畫眉籠子，常掌櫃跟夥計一扭認得，是內大班的兩位總班頭，登時就是一楞，纔要過去點頭搭話，誰知他們兩個用眼示意，叫他不用說話，這時常掌櫃心裏更是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當時叫夥計好生款待，不可怠慢，自己便也不敢離開方寸的緊守在一旁，就在這個時候，忽然看見坐客的眼神一齊外看，並且個個交頭接耳說起喳喳話來，自己也往外看時，正是昨天那個檢爛紙的又復光臨，這時兩個總班頭已然把長衣服甩去，依然坐在那裏喝酒，可是眼睛已然注在外面檢爛紙的身上，常掌櫃心裏一想，今天簡直八成兒有些個了不得，怎麼會那麼巧就遇到一塊了呢，再看那檢爛紙的便像毫不覺得的一樣，仍舊坐在那裏大吃大喝，完全不睬，偏偏這時候，從外面走進一個耍飯的花子來，挨着坐位尋小

錢，不想走到檢爛紙的身旁，一個不留神，把爛紙筐碰翻，那些爛紙便一齊滾了出來，那檢爛紙的連理也不理，仍然吃他螃蟹，偏是那花子罵道，什麼猴兒崽子，把東西扔在當道，差點沒把老爺子絆個跟頭，那檢爛紙的回過頭來道，對不住，實在疎神，沒碰着您呀，花子道，碰着，碰着也得行呵，說着便挨着檢爛紙的一個座位坐下，那幾個夥計趕緊過來說道，嘿，要零錢外頭，怎麼坐在這裏啦，你瞧你這身兒，這股子味兒，別人還吃不吃啦，那花子聽了微微一笑道，怎麼着，你們這裏賣飯，還分穿章打扮嗎，我坐在這裏，我給錢，你太勢力眼啦，你們掌櫃的就這們吩咐你們的嗎，說着揚起手來就是一個嘴巴，打得那夥計捂着嘴不敢言語，這時那檢爛紙的便再也忍耐不住，站起身來，向那花子道，我瞧你可也太難啦，出門原爲找樂兒，瞥着一腦門子官司，這不是找着生氣嗎，依我勸，坐下喝酒，幹麼生那麼大的氣，那花子道，我喝酒，我花錢，你管得着嗎，那檢爛紙的道，你真不知自愛，說猶未了，只一掌，那花子便倒在地下，却不住的嚷道，你打傷了我啦，小子，咱們是官司，沒完，這時那個穿灰色大褂的漢子便趕過來問道，傷了你什麼地方了，那花子道，他踢傷我的腿啦，您找地方官人，我們打官司，檢爛紙的道，呸，你別不要臉啦，我拿手一推你，會碰了你的腿啦，你打官司，老爺沒工夫陪你，我走啦，剛說到一個走字，只見那穿灰色大褂漢子，早一把把他揪住，說你別走，你走了事情難辦哪，那個穿青的少年也過來道，說你打啦，你說你沒打，全不能算，最好你們兩人可以同我們到一趟衙門，那檢爛紙的一聽，哈哈一陣斂笑，說道世界上的事，總要講理，他連碰俺兩次，還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，俺

都沒有計較他，他又打了夥計，是俺看他十分懶賴，纔扯了他一下，他便倒在地下，硬說俺踢傷了他，你們便要叫俺和他去打官司，在前兩年，打個官司，倒也有些意思，現在沒有那種功夫，對不住，失陪了，說到這裏，只見他雙脚一登，平地跳起，左手一揪房椽，兩脚一飄，早已上房，衆人一齊趕出看時，只見他一隻腳站在瓦攏上，喊道：如果你們要找尋俺時，可到槐抱椿樹庵去，過了三天俺却不候了，說罷，只將身子一擰，早已不見蹤影。這時衆人雖不敢喝采，都不禁的暗叫了一聲好身手。那穿灰色衣裳的向那年青的道：二順兒，你甞見沒有，我就知道有些不照嗎，得差事也禿啦，有個什麼法兒，回去好交待呀。這時那倒花子也就不再扒在地下，站起來向那穿灰色衣裳的道：得啦，何頭兒，都是您沒事城牆上拉屎，假充這高眼，弄得八面兒不得勁兒，這是爲什麼許的，別的還不說，人家孩子這個嘴巴挨的冤不冤哪，那個何頭兒道：小楊子兒，別說啦，總算咱們爺們兒不行就結啦，這不是他給咱們留下地名兒啦嗎，咱們明兒早晨再去一趟，這回要是弄不了他來，算我不是幹這個的，從此我不吃六扇門兒，你瞧怎麼樣，小楊子兒跟那個二順兒一齊道：好，就那麼辦啦，明兒還是我們兩人捧您這一場，遂向那常掌櫃的道：常爺擾您買賣，咱們回頭見，常掌櫃的忙道：沒什麼，沒什麼，您幾位再喝盅，何頭兒道：不喝啦，回頭見，說着同那個人去啦。這時酒館的人你也談論，我也談論，都是這一回子事，這個就說，這個總得和昨兒那檔子是一回事，那個說，檢爛紙的準得是馬賊，您瞧那腰腿，又有一個人道：這件事我差不離倒是知道點兒，您知道昨兒在這喝酒的那位呀，那是咱們宗人府玉泰玉二

爺，外號玉戛子兒的就是他，平常就是挖墳盜墓欺寡婦敬光棍，一個無惡不作的大壞人，昨天那錠銀子，我眼睜睜人家從身上掏出來的，他硬要吃人家，這回可算碰在點兒上啦，昨天他挨完了打，他還是真追人家去啦，追到半截碑兒，人家也沒理他，他也就不再追人家啦，誰知道他查人家沒查清楚，人家倒把他探了一個實實在在，就在昨兒晚上，也就是兩點來鐘的時候，那玉戛子正在要睡覺啦，就聽簾板兒一響，您猜怎麼着，就是那個檢爛紙的就進來啦，也不是白天那個打扮啦，青絹子包頭，一身青綢子褲褂兒，脊梁上背着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一挑簾他就進去啦，拿手一指玉戛子說，好猴兒崽子，白天你溜溜兒追了老爺子一道兒，你當着沒睜見你哪，你訛完人家還要訛俺一頓，你這小子的兩隻眼就該挽了去，今天要是不管教管教你，你明天還要反了呢，正在這麼個工夫，玉戛子他媳婦從他婆婆的屋裏過來啦，別瞧玉戛子人頭兒那們不地道，還真說的是好人家的姑娘，您知道老爺陳玉亭陳半街呀，就是他的親姪女，也不是誰給說的媒，會給了這小子啦，娶過來剛兩個多月，身上穿的還是賠嫁的衣裳哪，他一進屋來，瞧見屋子裏站着一個人，身上背着刀，自己爺們蹲在坑上一個杓兒裏，像是剛從法場上赦回陪過綁似的，他剛想往外跑，那個穿青衣裳的就給他截住說道，你這婦道，不用跑，也不用喊，俺不是壞人，你瞧你炕上蹲的那個人纔是道地壞人呢，俺今天到這裏，本打算替這裏人除一禍害，今天看在你份上，饒恕於他，饒可是饒了，俺必須要警戒他一下，一回頭向那玉戛子道，你願意死，你願意活，玉戛子平常說起人來，一張嘴，兩層皮，能說得死漢子翻

了身，昨兒晚上，也不知怎麼啦，上牙打下牙，上嘴皮貼下嘴皮，兩眼神都定啦，半天掙出一句話來道，檢爛紙的，不，不是，爛紙大爺，我願意活，活，那檢爛紙的道，你瞧你這德行兒，俺真有些看不慣，就像你這塊料兒，也要滿街找便宜，真是有點不知量，俺告訴你，俺今日此來，本打算把你一刀兩段，上下，拗你幾個透明窟窿，現在看在你這媳婦身上，饒你不死，不過有一樣，我要向你媳婦借件東西，說到這裏，向他媳婦笑了一笑，又回過頭來，把眼向玉戛子一瞪道，你說不肯時，俺便請你吃這一刀，這時，那玉戛子只要能保全性命，便沒口的答應道，隨您便，您愛借什麼就借什麼，可要我出去麼，那人聽了，把刀只向他一晃道，狗雜種兒，休得滿嘴胡言，便又回頭向他媳婦道，大嫂子不用駭怕，俺看你腕上戴的這付鐲子，倒也沉重，約值個三五十兩銀子，請你把他摘下來，放在桌上，俺將他拿走，做個紀念，又把刀向玉戛子一指道，猴兒崽子，你可捨得麼，那玉戛子雖然心痛鐲子，可是性命要緊，便不敢說出半個不字，連連點頭道，捨得，捨得，又向他媳婦道，你快摘下來給他老人家得啦，他媳婦一個婦道人家，那裏見過這種陣仗兒，早就讓他把那爭光奪眼的刀，鬧的暈頭轉向，跑又不敢不跑，又不敢，現在聽說要叫他把鐲子摘下來，給一個一面不熟的人拿去，你想人家自己賠嫁的東西，焉能捨得，剛說了一個不字，只見那人向前搶了一步，一把便把玉戛子的辮子揪在手裏，那隻手的一把刀，早已蕩了過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玉戛子一根辮子，早已迎刀下來了半條，他却把刀在玉戛子脖子上，擦了一兩擦，說道猴兒崽子，我叫你們捨命不捨財，僅見他說了兩句，那玉戛子却一聲也不言語，低頭

看時，那玉夏子兩眼上翻，已是吓死過去，便放了玉夏子，轉身向玉夏子的媳婦道：「俺因爲你是個婦道，不肯傷害於你，你倒得命思財了，休走且吃俺這一刀。」那玉夏子的媳婦纔說了個不字，便見那人把自己丈夫辮子削了半條，此時見那人又奔自己而來，那裏還有魂在，雙手不住的擺道：「別，別，您別殺我。」當時把錫子摘了下來，戰戰抖抖的送到桌子上，那人見了微微一笑，大嫂子不要怕，俺不過同你作耍，俺這時便去了，等他醒來，你就向他說，俺不是賊，也不是強盜，只因他在大街之上，欺壓良民，是俺一時不平，今晚特來警戒於他，叫他以後改過纔是，倘若是再犯在俺的手裏，那便定要取他狗命，俺走之後，你們不必大驚小怪，驚動官府，倘有風聲草動，俺便會再來，錫子辮子俺暫時借去，不出半月，定然子母送回，說到這裏，拿手裏刀，先挑了一挑簾子，見沒有什麼動靜，纔雙手一抱道：「受驚再見。」只一聳身，早已蹤跡不見，那玉夏子的媳婦看見他已經去遠，然後纔敢慢慢走過去，這時玉夏子已然悠悠醒轉，睜眼一睜，那削辮子的人已然不在，纔向他媳婦說道：「我早跟你說過，讓你把錫子收起來，你偏偏不肯，現在讓人家弄了走啦，心裏也舒貼了吧。」他媳婦本來就受了一肚子委曲，一點安慰莫得着，倒受了他一頓數落，不由得痛哭起來，那玉夏子把眼一瞪道：「你還哭哪，我爲你這付錫子，差點沒讓人家把腦袋給削了半個去，這陣子，你又哭啦，他們兩人一吵嚷，纔驚動了上屋裏玉夏子，他們老太太，以爲小兩口兒又拌嘴了呢，就在上屋喊道：『大講子，黑天半夜放着覺不睡，鷄吵鵝鬧的嚷嚷什麼，有什麼明天白天不能說，非得今天晚上窮吵。』那玉夏子您別瞧他那樣，對於他們老

太太倒是知道孝敬，聽見老太太一嚷，趕緊答應道：「阿家（註，滿人呼母爲阿家）沒什麼我們不吵了，您歇着吧，這時他們雖然不敢再高聲喊叫，可是仍免不了暗中吱咕。」王戛子道：「你瞧，老太太也問下來了，明天你要是沒了錫子，老太太要看見問你，你是怎麼說，他媳婦道：『沒別的法子，只好把那付穿珠花的錫子戴一戴吧，要是老太太問我，我就說金錫子太沉，戴着舉動太不方便，纔換了這付錫子。』」玉戛子道：「算了，算了吧，一付金錫子就得好幾十兩，再要丟一付珠子的，可更受不了啦，依我說，你明天就楞不用戴，老太太要問下來，你就說是我說的，在家裏不用帶那行子，也就完啦，可是有一樣，我得等天亮了，去想個法子，告訴地面兒，讓他們想法子給我找東西拿人，要不然更了不得啦，他要是拿高了興，他還不天天來呀，他要是來上一個月，咱們這點家當兒也就全完啦，倒是他媳婦看得破說道：『得啦，丟點東西倒沒什麼要緊，只要人沒受傷也就完啦，你瞧他來去連個聲兒都沒有，准得是個大暗賊，地面上官人未必能拿得了他，倘若拿他沒成，他再一恨，再來上一個二回，恐怕更弄不出什麼好兒來，你想他剛才拿刀能削你辮子，難道他就不能削你腦袋嗎？你只當他是已然把你殺了，你還能去告他嗎？』」玉戛子道：「話雖如此，誰讓他沒有把我殺了呢？那人說到這裏，旁邊又一個人道：『這不用說啦，一定是玉戛子報了地面兒，今天纔會有人來辦這差事的吧，這時旁邊又一個人道：『你們所說的是有點影子，可是不很詳細，那麼您怎麼能知道那麼詳細呢？難道說您也去偷着聽來嗎？』」先前那個人道：「您挑得倒是不錯，您那知道我住家跟玉戛子媳婦娘家沒多遠，玉戛子媳婦受了

這場驚又說王戛子還要去報官，恐怕把事越鬧越大，所以一清早他就回家啦，打算請他爸爸去勸一勸，他們使喚的一個老媽子，常上我們家去串門子，這是他學說的，不然怎麼會知今天的這個碴兒呢？那個人道：「碴兒呢？是有這麼一點兒，不過你們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今天辦案的兩個頭兒，一個是夥計，我們都有點認識，那個穿灰色衣裳的，是內大班的頭領，名子叫何玉龍，在裏頭當的好紅差事，那穿青的叫陳泰，小名叫二順兒，那個化子叫楊慶兒，都是他手底下的好夥計；我今天早上到鬼市兒去找點東西，就碰見那位何頭啦，我問他們上什麼地方去，他說昨天晚上振貝子府出了大暗賊，不單是偷了東西，並且這個賊還露了面啦，因為他下來時候，那振貝勒正在屋裏盤算一樣事情，還沒睡呢，聽見院子有了響動，正要叫人，誰知道他早已掀簾而進，那振貝勒自然是吓了一跳，却見他不慌不忙的向貝勒爺請了一個安道，請爺的安，那振貝勒瞧他身上並沒帶着什麼傢伙，臉上又無惡意，還以為是門上沒有留神，他從外面溜進來的哪，遂即拿出身分向他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黑夜之間，到我這裏幹什麼來啦？」只見他微微一笑，向貝勒說道：「一來給您請安，二來有一件事跟您商量，東壩民人范瑞臣的女兒，聽說您要給兩錢把他弄到您家裏來，這話呢，我想一定靠不住，拿您這樣有身分的人，豈肯作出這強盜之事，不過我想，這要不問個水落石出，一來於您名譽上不好聽，要是弄到主子耳朵裏，事情也不好辦，因此小人才敢斗胆夜入爺府，驚動爺駕，特來稟明爺，這要真是爺辦的，請爺非收回成命不可，爺要執意不聽，那時休怪小人無禮，如果不是爺幹的，可速差精明強



幹之人，調查此事內容，務要辦個水落石出，話已講完，請您安歇吧，他說完這片話，單腿又是一安，向貝勒說了聲驚擾，便要轉身出去，恰是一抬頭時，看見貝勒爺桌上放着一個翡翠烟壺兒，他便又轉回身來，向貝勒爺道，怎麼您也好聞烟麼，小人家裏藏有好烟，請爺把煙壺暫借小人一用，三日之內，定當奉還，說完也不等貝勒爺再行囑咐，即取了桌上的烟壺往懷裏一揣，衝貝勒一點頭，只一幌，簾板連響都沒有響，早已蹤跡不見，却聽門外撲咚哎喲一聲，早有一人摔倒地上，那貝勒還以為家裏人，看見了賊人，在門外埋伏好了，捉住了賊人，呢心裏着實的一喜，趕緊出門一看，敢情是自己的家人永安，摔在地上，騎着，不由得又急又氣，向那家人說道，永安，你幹什麼來着，怎麼會摔在地上啦，快起來，那永安看見了他家貝勒，心裏纔提起一點勁兒來，爬起來向貝勒爺請了一個安道，爺受驚，剛才爺不是讓奴才去泡茶嗎，廚房裏火封了，好容易挑開火纜炊了這麼一點水來，一進這院子，奴才就瞧見窗戶上有兩個人影，奴才走近窗根兒底下，才瞧出來不是咱們府裏的人，奴才本打算出去叫人進來，可是又怕爺在屋裏先受了驚，又趕上今天這條腿也不知怎麼啦，一個勁兒抽筋，再也抬不起來，好容易他說完了話，往外走，奴才纔把心放下去一點，誰知道他又回來啦，他拿爺的煙壺，奴才干着急，不敢攔他，奴才準知道這個翡翠煙壺是主人賞給爺的，這要丟了，主子要問下來，爺也担待不起呀，他還是真拿走啦，奴才瞧他出來，剛要把他攔住，誰知道他就在窗根底下，一伸手就拿起一把明光瓦亮的一把刀，衝奴才一幌，奴才一駭，怕才摔倒在地，驚了爺的駕，貝勒一驚，還真拿着刀

哪，心裏倒直念萬幸，心說這幸虧我沒攔他，我要是一攔他，他還不給我一刀啊，越想越駭怕，這纔叫永安到外面把大管事的趙泰叫進來，趕緊到內裏頭去把兩個總班叫來，就說我家裏失了盜，那總班何頭兒才帶了兩個夥計出來私訪的，聽說昨天玉夏子在醉仙居說錢，遇見那檢爛紙的，疑心就是他一人所爲，因此帶了夥計到醉仙居安樁兒，偏偏他就來啦，你剛才沒見嗎，就是那提溜房椽子一甩，身子有多靈便，跟你說這麼句話吧，差一點的何頭就追下去啦，這個他這一跑，可不容易找啦，這個人說到這裏，先前那個人又說道，慶子，你別說啦，我說的時候，你問我聽誰說的，現在你又說的像瞧見一樣，那麼你又是聽誰說的呢，那人聽了一呆道，兄弟真有你的，這裏等着我呢，剛才沒跟你提那永安嗎，我跟他沾點親戚，昨兒晚上讓人家拿刀一吓，他就病了，今天早晨我去瞧他，他纔告訴我的，我這纔上這裏來的，不然我怎麼會今天又來了哪，永安還說要聽我給他個信哪，天也不早啦，我也該走啦，咱們明天見，說着他算完了酒賬，啾啾着二簧調就走了，大家見他走了，纔各自談起話來，有的說這振貝勒實在是萬惡，去年在什剎海搶人，就差一點沒圈了高牆，今年又幹出這營生來了，得，這下子又碰在點兒上啦，你們瞧着，今天不是沒把人家拿着嗎，今天晚上保不定出什麼事，他還要往下說時，那常掌櫃過來攔道，衆位，說點旁的吧，天也不早啦，給衆位換換酒，喝點進城吧，我這買賣從明天起也暫時先歇兩天，過兩天等平靜平靜再說，再請衆位捧場，大家聽了，便再不提這件事，可是仍不住的小聲吱咕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地方官人向常掌櫃的道，你幸

苦，剛纔何頭兒叫人來給我信兒，說是有一個爛紙筐呵，讓您給我拿到振貝勒府去，當掌櫃的道，不錯，就在那邊地下哪，我們沒敢動，您給拿走吧，那個人走過去，單手就想把他拿起，誰知那紙筐就像生了根一樣，紋絲不動，那個人再加上一隻手，依然是拿他不起，那當掌櫃便也走了過來幫助抬那紙筐，誰知仍是兀是不動，這時早驚動許多人圍成了一個大圈子，那當掌櫃又叫了幾個夥計幫同動手，但休想動得他分毫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後面有人嘆喲一笑，那當掌櫃的同衆人齊回頭看時，却是一個南邊的糟老頭子，便向他啐了一口道，你樂什麼，這麼大的歲數啦，還不躲開點兒，回頭再招呼碰着你，那老頭子聽了微微一笑說道，老板，你不要動氣，動氣是辦不了事的，你可是想把那籃子拿起來嗎，等吾來替你拿，這時那當掌櫃的正愁那紙筐沒法子辦呢，聽見他要拿，心裏不覺有氣，便向他道，我們這些人拿不動，就憑你一個糟豆付，就拿得了啦，這麼辦，你不是要拿嗎，我也不能攔住你，你要是拿起來了，我給你十兩銀子，可是你拿不起來，再要碰了你，我們可不担這個責任，那老頭子聽了哈哈一笑道，吾要是拿不起倒贈你二十兩，話說未了，只見他單手一指，口裏也不知道念了兩句什麼，只一伸手，早見那紙筐應手而起，遂即向地下一丟，向衆人道，你們再去拿起來，那當掌櫃聽了，過來用手一拿，却已不像先前那樣沉重，也使隨手而起，不由得向那筐子，惡狠狠的啐了一口道，真邪行，你不是也讓我拿起來了麼，平白的讓我出去十兩銀子，那不成，誰知那個老頭兒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，老板，你不要心痛銀子，吾不過是說着向你作耍的，吾那裏便想要你這幾兩銀子，不過，

吾有一件事要問你，請你告訴吾，你們要這爛紙筐子何用，常掌櫃一聽那老頭子不要銀子，只問這筐子來歷，便毫不思索的道，你既然問這件事，等我慢慢告訴你，便把頭天怎樣有檢爛紙的在這裏喝酒，怎麼教訓玉夏子，怎麼今天有人來拿他，他是怎麼跑的，一五一十說了個痛快，那老頭兒聽了把頭一點，微微又笑了一笑道，原來又是他鬧到這裏來了，他也就太愛多事了，今天吾既遇見，總要管一管纔好，便向那地方官人道，你拿籃子送到什麼地方去，那地方官人道，就送到前邊堆子上，您可想跟我一塊去嗎，那老頭兒聽了道，你倒會猜人家心思，吾正要同你去，不知你可願意領吾去嗎，那地方官人道，老爺子，您要去，這有什麼，就請您跟我去吧，說着拿起那紙筐向常掌櫃道了一聲辛苦，隨同那老頭兒向堆子而去，再說這時喝酒的人，更談論的厲害了，這個就說，你瞧這老頭子准得跟那個檢爛紙的是一檔子，那個就說不對，我瞧這個老頭子，准得是番子，來辦案的，大概還得會念兩句邪魔外祟的符咒，不然你沒瞧見他嘴一咕嚕，那個紙筐就動了麼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越說聲音越大，那常掌櫃怕再惹出別的事情來，便向那些酒座兒說道，衆位，這天不早啦，進城吧，明天請早來，那些人聽了知道是常掌櫃的有些怕事，再往外一看，天果然也不早了，便又談了幾句旁的話，算清了酒賬，溜達着進城去了，再說那振貝勒，自從由內大班把何頭找來吩咐他們拿人以後，自己便不敢再住那所客房，便連夜叫人把重要的東西收拾了一下，搬到內室，又到慶王府請了四個護院的來幫着自己家裏的人護院，就在自己臥房旁邊三間東房裏，叫他們埋伏好了，然後纔敢放心睡覺，第

二天等了一天，也沒有聽見回信，天都快黑了，還不見何頭兒們回來，心裏委實放不下，好容易聽見說是何頭兒們回來，在外頭候話哪，趕緊叫他們進來，及至一聽那檢爛紙的跑了，益發放心不下了，遂一面叫何頭兒速往椿樹庵去拿人，一面吩咐家裏這班護院的，今天夜晚加緊防備，全都不准睡覺，倘若拿獲賊人，每人有賞，這裏安排已定，暫且不說，單說那槐抱椿樹庵，就在這太平湖老七爺府東南一點，是一座小廟，因為裏邊有一棵椿樹長在槐樹底下，其形就如同懷抱一樣，所以附近的人叫他槐抱椿樹庵，那廟除去大殿三間，東西僅有兩間配殿，裏頭除去一個看廟的祥二以外，再沒有第二個人，那祥二已有五十多歲，好喝兩鍾酒，又沒媳婦，又沒女兒，自己住在廟裏，倒也清閑自在，一天祥二起來晚一點，忽然聽見對面那間屋裏有響動，祥二還以為是有了溜門子小賊呢，趕緊到外面一看，那廟門依然關得很緊，到了這時，祥二倒真吓了一跳，心裏說這必是狐仙老爺子跟我鬧着玩呢，剛要祝告祝告，就聽屋裏有人說了話啦，俺也沒告訴房東，俺就搬進來了，求您多照應點吧，說着從裏邊走出一個人來，祥二一看原來是個檢爛紙的，白天在門口背了個紙筐子看了半天，晚上也不知從什麼地方扒上來了，橫是打算縶點什麼，現在讓我看見啦，他就說他是租房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得把眼一瞪道，你趁早別在這裏胡說，好，你偷我這裏來了，別走，說着過去想要把那人揪住，誰知人家手只一幌，底下脚一掃，那祥二便一個仰八叉倒地地上，那祥二剛待要喊喚救人，只見那檢爛紙的把手向他一擺說道，你不要喊，俺有話告訴你，說着從手裏拿出一錠銀子向祥二手裏一塞。

道，這個權當房租，請你收下買鍾酒吃，那祥二見了銀子，又聽說買酒吃，不由得哈哈一笑，從地下斗的扒起，向那檢爛紙的道，大哥，我昨天就看見你了，一間破房子很髒，閒着也是閒着，您只要願意住，這算不了什麼，您幹麼還給錢哪，他嘴裏雖然是這樣說着，可是那手便像不由自主似的，早把那銀子拿到手裏往懷裏一揣，用手一拉那檢爛紙的道，請走上我屋裏來坐着，他也不管人家願意不願意，就是一頓連拉帶扯，那檢爛紙的道，俺屋子還沒收拾好，你何妨先到俺屋子裏坐坐呢，說着只把手一扯，那祥二早身不由己的隨着走了進去，到屋子裏一看，喝，也不知什麼功夫搬進來的，紙筐子之外，小罈子一個，小爐子一個，小舖蓋捲一份，一間小屋子差不多都裝滿了，祥二心說，我的天耶，這要是把我搬了走，橫是我也不能知道吧，正想到這裏，忽聽那檢爛紙的向他問道，真格的，俺還沒請教你貴姓呢，祥二忙不迭的道，真是的，我只願喜歡啦，也忘了問您貴姓啦，我姓祥，是咱們鑲黃旗的人，您哪，那檢爛紙的道，原來是祥大哥，俺姓石，是山東臨清州石家集的人，因為到京裏來找一個親戚，不想那親戚走了俺帶的幾兩銀子也差不多快花完了，俺怕在這大京城裏現了眼，可是別的本事也沒有，因此纔弄了一個紙筐檢點爛紙，所為是能顧全兩頓飯吃，昨天從這裏過，看見廟裏像是有間房，今天俺纔搬到這裏來的，祥二道，哦，敢情是這麼回事，可是您怎麼搬進來的呢，我的石大哥，那姓石的道，俺今天早晨從這裏過，本來打算拍門，又恐怕有人在裏頭睡覺，吵了人家，因此找了個樹枝，從外面門縫裏撥了撥，幸而不甚緊，就被俺撥開了，俺才得進來，祥二聽了說道，原來如此，不用

說，一定是您進來之後，又把門給插上了，我剛才還有些疑心哪，我還想大哥是扒牆進來的哪，那祥二有銀子，那嗓子眼兒便癢癢的再也熬不住，不及再向那姓石的道得什麼寒暄，便走到街外，心裏不由得一陣好笑，真是運氣來了，城牆都擋不住，這不是飛來鳳的事嗎，就憑那樣一間屋子，租三兩多銀子，兩年也租不了那麼些錢哪，倒是鄉下人心眼兒差事，也不打聽打聽現在房子都租什麼價兒，就楞敢給錢，活該，這是我小子運氣，只要他不走，慢慢的反正少不了油水，沒別的，待會兒先到酒店把酒賬還還，省得那曹老西兒他老瞧不起我，剩下的錢，再買幾斤螃蟹，打點酒，回頭這麼一喝，這個樂子就得算是不小，是樂子總得樂呀，那祥二正想到這裏，忽然覺得腿上十分疼痛，不由得哎喲一聲，低頭一瞧，原來是只顧盤算事情啦，沒有瞧道兒，正踩在一條老瞎狗的身上，那老瞎狗本來雙目不明，飲食為艱的時候，心裏就很大高興，又被祥二一脚，正踩在他寫梅花篆字的小手上，他是怎的不恨，他也不管祥二得銀子高興不高興，便在那祥二腿肚下狠勁的咬了一口，那祥二一看是街坊家的那條老瞎狗，連罵都沒敢罵一聲，只好認作自己倒霉，這一口咬的還是真不輕，一則那時不過八月天，身上穿的都是單衣裳，二則那老瞎狗是實兒候，褲子也破了，腿也破了，自己要吃肉喝酒沒成，倒請了老瞎狗一頓，腿疼的也走不動啦，只好再一步一步往家裏走吧，好容易蹭到離廟門不遠，就瞧見有幾個人從西邊往自己廟裏走來，臨近一看，原來是幾家緊街坊，祥二都有些認識，便向他們答話道，衆位真早哇，那裏有公意見是怎麼着，其中一個姓瑞叫瑞明的道，您別說啦，這都

是逆事，昨兒晚上，我們幾家都進去人啦，旁的不新鮮，這個偷東西的太新鮮，我家裏丟了一個鍋灰木的白爐子，大那子家裏窗根底下擱着一個小水罈子也丟了，成三哥昨兒晚上給人家熬夜去啦，今兒早上一回來，連他那床新被褥偷的連條炕席都沒剩，王大嫂子辛辛苦苦攢了十來兩銀子也讓他給絡了去啦，那瑞子剛說到那銀子，就瞧那祥二哎喲一聲摔在地上背過氣去，衆人都吃了一驚，纔待上前來扶時，只見那祥二早已一咕嚕扒起，向衆人道，忽然一陣頭暈，就昏倒在地，衆位都吓了一跳吧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這是個老病，時常就犯，那麼現在幾位，意欲何往，衆人道，我們打算到廳兒上去告訴一聲兒，今天晚上多留點神，這不是別的，這個賊來路太兇，他是想要安家眷哪，不然怎麼鍋盤碗盞都要哇，祥二道，既然這麼着，衆位請您的，回頭見，我剛讓安四他們那條瞎狗咬了一下，得趕緊回家瞧瞧去，向衆人道了聲，回頭見，即走入自己廟內，心裏想道，這可懸哪，怎麼他們所說丟的東西，東西跟這位石大哥的東西一樣不差呵，想到這裏，再一想，那位石大哥的神氣跟他進來這一點意思，哎呀，不好，八成兒，就是我們這位石大哥所爲吧，這可要糟，房錢已然是接了人家的啦，幸虧還好，我還沒花他一個錢兒呢，我趁早還給他，讓他搬走，可是話跟人家怎麼說哪，這要是假裝不知道，讓人家街坊一打聽出來，報告地面，這個窩賊銷賊的罪名，可夠我打兩天的，這可怎麼好哪，祥二正在猶疑之際，忽聽廟門一陣響，祥二心說，了不得，這大概是幾位報告了本地面，看着我剛才一露神兒，透着有點形跡可疑，這可怎麼好哇，心裏想着，可是外頭拍門的聲音更緊啦，便不能再行遲疑，趕緊



出來把門開開，**起**看並不是那班人兒，原來正是那條咬人瞎狗的主人安四，一見祥二忙道：「沒咬着您哪，這是怎麼說的，我剛才聽見瑞子告訴我，說是您讓大雄兒給咬啦，我趕緊找了包藥給您拿來啦，說着從手裏遞過一包面兒藥，說您弄點涼水，把他給化開，您把他敷上，不出兩個鐘頭準好，祥二道：「得啦，您這也不能怨那條狗，他任什麼都瞧不見，那能賴他嗎，再說咬的也不重，又累了您一蹲，這是怎麼說得哪，得啦，等我一半天再謝謝您吧，您坐一坐，我給您泡壺水去。」安四道：「不用啦，回頭見吧，說着走出屋門，祥二一塊石頭剛剛落地，就是安四把手向那石大哥住的鄰間屋子一指道：「您這屋現在誰住着哪，祥二道：「這房子沒住人，安四說：「這麼着我沒進去過，今天我進去瞧瞧，說着一邁腿就上了西邊台階，祥二這時要攔也攔不住啦，心說這可是要糟，這屋裏還攔着一個人哪，這可怎麼好哇，他心裏想着，那安四早已走進屋中，祥二也硬着頭皮跟着走了進來，到屋裏一瞧，那位石大哥也不知什麼時候出去啦，祥二心裏一塊石頭又落了下來，就聽安四說道：「這屋裏比那裏還顯敞寬綽哪，你不是在那屋裏睡嗎，怎麼這屋裏攔着被褥呵，祥二心裏砰的一下，要不是有嗓子擋着，那顆心就從裏頭跳出來啦，趕緊鎮靜一下說道：「這也是我的被褥，因為前些日子天氣熱，東屋裏晚半天簡直不能睡覺，所以我纔在這屋裏也攔着一份舖蓋，早半天睡東屋，晚半天睡西屋，安四說：「我說哪，怎麼會一個人來兩份舖蓋哪，正在這們個工夫，外頭門環子，又是一陣亂響，祥二心說：「這回可完了，不是瑞子，就是石大哥，反正誰來，這話也難說，沒法子開門再說吧，等到把門一開，敢情是一個小

孩，祥二一扭認得是安四的小兒子大料兒，那大料兒一扭祥二，趕緊請了一個安道，二大爺，我爸爸在您這裏吧，家裏飯得啦，請他回去吃飯啦，祥二聽道，在這裏哪，安四哥，大料兒找你家去吃飯哪，安四聽了從裏面出來同着大料兒向祥二道了一聲回頭見，便走向家中去了，祥二這汗就出多啦，心說好勁，這是怎麼說的哪，爲了這幾兩銀子，終日提心吊胆，趁早等他待會兒回來，讓他給我搬去，這是鬧着玩的哪，想到這裏，把門關上，剛往裏一回頭，就扭那位石大哥從自己房裏走了出來，祥二這一驚，差點沒喊出聲來，倒是那石大哥沉得住氣，向那祥二道，祥大哥，你上那裏去了，俺在這屋裏剛收拾完東西，又找補了一覺，你吃飯了嗎，祥二心裏說道，這可是怪事，我剛從這屋裏出來，就沒扭見他，一幌的工夫，他會從裏頭鑽出來了，我沒瞧見，那安四也沒瞧見嗎，那屋裏又不是有什麼高搭的床舖，他藏在底下了，難道說他是邪魔外祟，特意找我來爲難，那不用等他搬，我先搬，可是他幹麼又給我好些錢哪，這可真正使我納悶，心裏雖是這麼想，嘴裏更不敢得罪石大哥，急忙帶着笑向石大哥道，可不是嗎，我剛上了踫街，打算買點什麼，給您賀賀新居，沒想到走到街上，讓狗咬了我一口，我就又回來了，敢情您是在屋裏睡覺哪，我楞會沒扭見，您瞧這不是新鮮嗎，剛五十來歲，眼神就是這樣不濟，這要再待二年，那眼還要得呵，那祥二不過是爲遮說自己的形跡，恐怕被石大哥看出破綻，心中起疑，誰知那石大哥聽他把話一說，不由哈哈笑道，祥大哥，你這就不對了，俺看你夠個朋友，纔搬到你這裏來，爲的是多親近親近，誰知你倒攢兩猜三起來，你剛才同着那個人進我屋子，難道俺

沒瞧見他嗎，這麼辦，我再進屋子裏去，你還是看不見俺，不信，咱們試試看，說着，一邁步就進了西屋，那祥二心說，我就不信，眼睜見他進了屋子，就扭不見啦，我倒得瞧瞧，遂也跟着進了屋子，說來不信，一個大活人登時不見，忽聽頭上一聲喊道，祥大哥俺在這裏呢，祥二抬頭一看，敢情那位石大哥細在屋門橫眉子上頭，就像壁虎一樣，祥二這纔恍然大悟。知道石大哥一定是高來高去的英雄啦，使不敢再怠慢，卽向上一舉手道，石大哥您下來吧，我有眼不識英雄，您千萬不要見怪，話還未了，那石大哥早已一飄而下，連個聲兒都沒有，笑着向祥二道，大哥請你千萬不要見疑，俺雖會些功夫，並無軌外舉動，這次到京裏來，原爲訪一個朋友，誰知那朋友早已搬走，俺看京城景緻不壞，想在這裏多盤桓兩天，但是一時又找不出相當住的地方，昨天俺從此路過，看見這廟裏倒還清靜，俺便在夜裏搬了進來，又恐怕大哥見俺行蹤詭秘，一時見異，所以纔說是撥門進來的，現在既已說明，請你千萬放心，俺絕不會惹出事來招你煩惱，祥二這時，那裏還敢說什麼，只是唯唯連聲，答應而已，於是那石大哥便住在那廟裏，住了已經一個多月，彼此相安無事，這天，祥二買了二斤好肥肉，裝滿兩瓶子原封酒，又做了兩樣菜，預備過節，忽然石大哥從外邊走了回來，祥二一看道，大哥你的筐子呢，石大哥道，大哥，你先不要驚慌，聽俺慢慢告訴你，俺今天在外面小露形跡，恐怕此處明日便不能再住了，祥二道，大哥爲了什麼事，何必這樣慌忙呢，石大哥道，大哥就不必再問了，俺今天心裏着實熬的很，大哥既然買了酒，我等且吃幾杯再講，那祥二果然把酒篩好，把菜擺妥，二人落坐吃了幾杯，石大哥向

祥二道，大哥，你我相交日子雖然不多，但是非常投緣，本想多聚幾日，無奈事不從心，俺明天便要告別了，不過在俺未走之先，還有一事，不得不告，說着扒在祥二背上，便啾咕一陣，那祥二臉上先時青一陣，黃一陣，縐眉一陣，苦臉一陣，後來又哈哈的笑了起來，忽然又一縐眉道，大哥，您說的話，是真辦得到呵，可別臨時着急呀，石大哥道，沒錯兒，你就看俺的吧，祥二道，既然是這樣，酒我也不喝啦，我先給您預備東西去，省得待會人家走在咱們頭裏，石大哥說，也好，你就趕快去買吧，俺先在這裏喝着，反正他們來也得到擦黑，祥二點頭出去，不大的工夫，東西已然買來，石大哥便領祥二，依着自己主意把東西完全裝好，石大哥纔向祥二道，大哥，我們總算好沒好夠，留着將來再見吧，不過俺要走啦，這話可不能不跟你說了，大哥這裏來，進到自己屋裏，用手一指那個爐子道，這個爐子是由太平街西口路北那個門裏借來的，這個水罈子是從象來街西口路北那個門裏搬來的，這份舖蓋是從這廟後邊夾道路西那個門裏借來的，還有這家院子南屋裏住着個老太太，俺使他二十來兩銀子，現在你趕緊把這些東西暫且藏在旁邊，等到他們走後，俺好同着你挨門去換，快收快收，那祥二這時才知道，這些東西，果然是從幾家街坊借來的，心裏不由的好笑，便趕緊把這東西搬到大殿裏面，佛爺桌子底下，剛剛搬完，就聽門環子拍得一陣大響，那祥二便向石大哥說了一聲來了，您預備，遂來到門前，問聲誰，門外答應道，我，祥二一聽是看街老劉的聲音，趕緊把門打開，門剛往左右一分，外頭早已躡進好幾個人來，照着祥二，當胸一把道，你還往那裏跑，官司你打了吧，祥二更不慌忙的道，衆

位，什麼事情，您先撒開，那揪他的人一聽口音不對，趕緊鬆手，瞪了祥二一眼，說：你姓什麼，這廟裏就是您一個人，是還有別人，快說。祥二道：我在這廟裏好幾年啦，就是我一個人，街坊沒有不知道的，就是地面廳兒上也都知道。那人道：既然你說沒人，我們要進去找出人來，你可提防着，說着向旁邊的人道：你們先把他拴上，有什麼待會兒再說。哥們，小心點，上呵，話還未了，十幾個人早已一擁而進，只見院子正當中地下，放着兩隻粗碗，裏面似乎還盛着滿滿兩下子水，衆人不知道幹什麼用的，便也不問，先進正殿四個人，餘者都在外面，把住屋門口，進去了不大工夫，又跑了出來，向他頭目說道：搜查無有，搜兩廂，東西屋又進去幾個，不一時又跑了出來，西屋沒人住，東屋裏有牀有舖蓋，可是沒人，只見那兩個頭目，向後頭穿灰色大褂的說：他說的是這裏嗎？你們是聽的沒錯呵，那個人道：沒錯，沒錯，那兩個頭目說：既然說的是這裏，爲什麼到這裏又沒人影子呢？這可真是怪事，說到這裏，向後頭的一笑道：是不是，我就說他沒這胆子，天子腳根底下，他敢不睜眼皮，那天晚上，也不是怎麼扒進貝勒府去的，屋子裏沒一人，他自然就耀武揚威的充起英雄來了，其實，據我瞧，什麼英雄，簡直狗雄，趁早兒回貝勒府，回知貝勒，省得大家担心，可是有一樣，說着向祥二一看道：得把這小子帶走，倒不是別的，回去好拿他向貝勒爺回話，不然他再說咱們沒來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只見一縷白光，從地下向房上飛起，跟着又是一道白光，也飛上房去，就好像兩匹白練相似，照得衆人眼花繚亂，條的白光一斷，從房上便跳下一個人來，衆人急凝神看時，正是那鬧酒館，入貝勒府尋訪不着的檢爛紙的人，纔

待要問時，只見他倒趕上一步，到了祥二跟前，叭的就是一個嘴吧道：「好奴才，俺不過在這裏借住幾日，又未曾侵犯於你，俺先前還道你不知，誰知你倒眼快，會去報了官家來捉拿俺，你可是想得些賞號嗎？好，且請你先領了俺賞去，說未了，從腰中只一抖，嘩啦一聲響，一根亮銀鞭便向祥二頭上砸來，這時那兩個頭目，早已將長衣裳脫去，夥計遞過傢伙，一個使單刀，一個使花槍，喊嚇一聲道：「慢來，休走，吃我們一刀去。」那刀便架住了亮銀鞭，一個早又把槍刺了過來，只聽那人叫一聲：「來得好，鞭往上一迎，蕩開了刀，又往下一挫，早將花槍擡開，猛的將鞭向人羣砸下，衆人急待看清還手時，他早已憑空一躍而起，跳上房去，頭前那個使刀的說聲上，便也一個箭步往房上縱去，離房差不多還有個一尺來遠，只見那人把嘴一張，就像一條白龍相似，直撲使刀的面前，那使刀的承受不住，早已滾了下來，使槍的纔待上房去追，只聽那人哈哈大笑道：「奴下奴，休得討死，俺不願殺你們這般笨豬狗，不的時，早叫你等閻老五座前銷了賬也。」俺此時便走，叫那祥二留神，俺早晚來取他的狗頭，失陪了。」說着，只將身軀一扭，登時蹤跡不見，這時衆人真個不敢再追，齊來看那使刀的受傷如何，這時那使刀的早已清醒，便向衆人道：「他逃了嗎？」衆人答應道：「他逃了。」那使刀的道：「不好，我們須趕緊回貝勒府，不然他要先到，那我們就苦了。」衆人一聽，全都恍然大悟，便即拴了祥二，一齊回轉貝勒府，原來這班人正是貝勒府遣來拿人的，那使刀的名叫楊奎，使槍的名叫楊立，是兄弟二個，全在慶王府護院，能爲本事，都可以說得下去，今天是振貝勒特向慶王府借來託他們拿人的，他們也都自以爲手下不錯，便帶

了幾名大班班頭，找了地保指點出地方，原想進門便拿人，誰知道弄了個大沒臉，便都掃興而返，剛到了貝勒府門口，只見從裏面跑出來好幾個人道：「楊爺，您來得正好，貝勒爺正要讓我們找您去。」哪，楊奎道：「難道又出了什麼事啦？」那幾個人道：「誰說不是哪，您猜怎麼着，那個主兒他又來了。」楊立道：「現在還在這裏嗎？」已然走了半天啦，貝勒爺十分着急，讓我們請您幾位趕緊回話。」楊立道：「哥幾個進去瞧瞧吧，原來那貝勒自從派他們走後，心裏着實放心不下，遂把管事的叫了進來，吩咐他們把家裏的人都召齊，圍住自己屋子，自己也不敢睡覺，點着明燈火燭，自己在屋裏坐着拿本書一看，眼睛却不住的往簾子那邊瞧，心裏只盼派去的幾個人回來，那時便知水落石出，誰知左盼不來，右盼不來，心裏一煩，便把書丟在一旁，眼睛略爲合上一合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聽簾板一響，還以爲是他們回來了呢，抬頭看時，只見簾板起處，那天那個漢子又走了進來，貝勒心說怪呀，外頭那些人難道都睡着了，或者是轉了灣兒又上旁邊去了，怎麼有人從房上下來，他們會全都不知道呢，嘴裏纔待要喊，只見那個人早已走近自己面前，臉上雖然還是有些笑，氣色却不像那日好，這時自己要喊，人也來不及了，只見把手向貝勒一指道：「胡奴，好不識體面，俺那日聽了人家說你霸佔民間婦女，俺想你身居貴胃，豈肯如此自賤，夜間特來查你，你便應改過從善纔是，怎麼，你倒不怕勞人動衆，派了一班膿包前去捉拿俺來了，哈哈，你也不知俺是何如人，就憑那幫酒囊飯袋，怎能夠配拿俺，現在俺便來了，你又當如何，胡奴，聽俺告訴你，想你父子，身居顯宦，應當如何利國便民，上不負國家之託，下

無愧民間之仰，怎麼閉賢塞路，賄賂公行，並敢搶掠民間婦女，擅捕安善無罪人民，胡奴，你不過倚仗你是皇親貴胄，便敢恣意胡行，豈知世道不平行，人錢，還有俺一班人在你們後面監查呢，今天俺假若讓你擒獲，那時胡奴，你應當如何收拾於俺，不過天靈不佑，捉拿不住，俺現在倒來了，你既不能下手於俺，俺却容不得你，說到這裏，從腰裏一掏，掃的一聲響，那貝勒早已應響而倒，那漢子微微一笑，道：胡奴如此鼠胆，還敢在外面胡作非爲，真正可笑，過去用手一提，又把那貝勒放在椅上，從腰裏掏出那一件東西，用手一托，道：爺您受驚，俺跟你鬧着玩哪，這就是那天拿走你的那個烟壺，你裝的烟還不算很好，俺給你裝了些煙，請爺聞下子，說着把煙壺放在桌上，又向貝勒道：俺便告辭，請你以後，萬萬不可再胡作非爲，倘若再有風聲草動，便俺不在這裏，那勝似俺的，還不知多少，那時恐怕沒有像俺這樣好講話，今天派出去拿俺之人，快快叫他們回來，他們就是再加上兩位，大槪也許拿俺不住，倘若一再逼俺，俺若一時大意，他等便須不能整着回來咧，說到這裏，向貝勒道了一聲：爺受驚你歇吧，用手一挑簾子，纔待出去，却聽書房後窗戶外頭，叫了一聲道：好，那漢子便不走前面，急到後窗，用手一扶，颼的一聲，早從後紗窗子竄了出去，只聽外面噤呀一聲，又撲咚一聲，像是有人摔倒在地，外頭登時一陣大亂，喊拿之聲不絕，貝勒這時胆子也壯了起來，便一手拿牛角宮燈，也不叫人陪伴，自己走了出來，剛一掀簾子，往外一走，恰好外頭慌慌張張一個人也往裏走，當時躲避不及，撞個正着，兩個仰八叉，全都摔倒在地，燈也滅了，只見那人翻身爬起，先在貝勒身上結結實實打了兩拳，噴



裏這一邊罵道，好賊，你來上沒完啦，我看你還跑，貝勒本來一捧，心裏就非常駭怕，話都沒有說得出來，又被人按在地上，打了幾拳，忽然聽那人說話的口音，正是自己家裏的大管事吉安，連忙喊道，不要打，吉安是我，那吉安方才本是領了一班人在書房旁邊圍護着的，正在大家來回走溜的時候，忽然從裏面跑出一個老媽子，見了吉安道，吉爺，可了不得啦，裏頭有人了，吉安一聽便忘了再保護貝勒，連忙招呼衆人全都跑了進去，等到了裏頭一看，恁人沒有，正要往前邊來時，眼看着從貝勒爺屋上，跳上一個人去，心裏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急忙叫人趕緊捉拿，自己便跑到前頭來，保護貝勒，正走到貝勒爺窗外頭，就看燈影一晃，心說不好，急忙往屋裏就跑，一看屋裏的人，也跑了出來，自己本打算退一步瞧瞧是誰，無奈走的太急，一時躲避不開，登時撞了一個對面，心說，這可是活該，應當我露臉，賊會讓我給撞了一個跟頭，遂卽一翻身把那人按在底下，着實的打了幾拳，嘴裏還罵着，所爲是讓屋裏貝勒聽見是自己拿的，誰知被打的一說話，才知道拿貝勒錯當了賊，這一嚇比剛才看見賊還要厲害，趕緊放手，把貝勒從地上挽了起來，嘴裏却不住的說道，奴才一時混蛋，認錯了人，爺沒打着您什麼地方吧，那貝勒到了這個時候，自己倒覺得好笑起來，向吉安道，該死的種子，你們都上什麼地方去了，吉安道，實在奴才該死，剛才裏頭老姐們兒出來說，裏院有了動靜，奴才便把他們都帶進去了，到了裏頭，也沒瞧見什麼，這才又帶他們出來，剛走到爺的屋子後頭，瞧見上面站着一個人，奴才趕緊叫他們去拿人，奴才跑來保護爺，誰知道倒讓爺受驚，貝勒聽了，知道他全是實話，也就不

便再責備他，遂又向他說道：你到後頭去瞧瞧他們怎麼樣了，及至到了後面一看，原來他們剛剛來到窗戶外頭，才要往房上看，却不防後窗戶一響，從裏面竄出一個人來，大家未曾防備，吃那個人碰倒了兩個，吉安問明情由，便把他們也都叫到書房裏，這時貝勒事後越想越怕，便不敢再說是拿人的話，見了他們衆人，知道他們只能給自己招事，保衛是談不到的，遂向吉安道：叫他們都快散去，一夜辛苦，明天我自賞，並且叫他們去幾個人把楊立他們喚回，不要再惹出別事，你也出去吧，我也要裏邊去睡覺了，吉安聽了，連忙嚙嚙兩聲，帶了衆人出來，這時大家還不知道人家進屋子還煙壺的事，大家不由都有些納罕，心說這可是怪事，這個主兒向來沒有說出來不辦的事情，今天爲什麼會來一個原令追回呢，這可真是怪事，可是心裏雖然這樣想，嘴裏可是不敢說，恰好剛剛走到外頭，瞧見楊立他們回來，心裏自是痛快，趕緊把他們帶到裏面，這時貝勒已然却夢進去睡覺了，見了他們，知道他們絕對沒有把人拿回，可是不能不問，因向楊立道：怎麼樣，那廟裏是不是有這麼個人，見着他沒有，楊立等趕緊上前請安，楊立道：我們奉了爺的命，去到椿樹庵，捉拿賊人，到了那裏，不錯是有個人，黑夜之間，沒有看清楚，他是穿的什麼，什麼模樣，動手之際，他竄房逃跑，我哥哥楊奎一追，他打下暗器，把我哥哥打傷，因爲救人要緊，他便趁亂跑了，特此回來向爺請罪，貝勒一聽，微微一笑道：我已知道，你們沒能夠將他拿獲，遂把方纔那人如何到這裏，如何還烟壺，如何外面有人叫好，如何他從後窗戶跑了出去，向大家一說，大家這纔明白，知道人家已然走在自己的頭裏，便復又向

貝勒請罪道受驚，貝勒道：現在事件已然完了，你們四天都各自回到自己事上去，不過我想你們這些人，平常都很有個小名兒，爲什麼現在連這樣一個人，都探不出一個所以然來，真正是名大過實，好，下去吧。這時衆人一個個臉上青黃不定，只好退了出來。楊立道：你們先走一步，我再說一句話，遂又走進屋裏向貝勒道：還有一個看廟的祥二，現在已然帶來了，爺問他幾句不問，貝勒道：正頭鄉主走了，問他幹什麼，眞要是同他認識，你們惹得起他嗎，快快把他放了，不要再多事，那楊立一壁往外走，心裏越想越不是滋味兒，心說就憑我們弟兄，雖然不能說是北京城裏頭一份兒，可是提起來差不多總大小有個名兒，弄得這麼一個窮檢爛紙的，會把我們給擻個對頭灣，這纔是沒有的事，瞧貝勒爺這個神兒，簡直心裏有些看我們不起，不是這麼說嗎，倒得來一手給他們扭扭，準要是一槍一刀一拳一脚的動手，還不定誰行誰不行呢，心裏想着已然到了外面，便把自己這番意思，向大家一說，大家一聽，齊道：倒是應當跟那小子拚一下子，不過總得想個法子，不然打草驚蛇也弄不出什麼主張來。楊立道：我現在倒有一個法子，準要是能把白二老爺約出來，我想一定手到拿來。二順道：是不是洪橋的白老把，楊立道：是呵，怎樣你也認得他嗎，二順笑道：怎麼不認識，他跟我還沾着一點親戚呢。楊立聽了道：那好極啦，咱們現在趕緊就去一趟，請他出來幫個忙兒，我想這擋子算不了什麼，走吧，咱們辛苦一趟，二順道：您先慢着，您跟他認識嗎，楊立道：見是見過，不很熟識，好在有您，我好辦多了。二順道：我先攔您高興，我跟他可是沾點親戚，不過現在並不常往來，您可不知道，那傢伙那

個脾氣秉性，要多狗有多狗，咱們就是這麼一去，不但就是請他不出來，碰巧還許鬧一鼻子灰，咱們總得想個法子，到那裏一請，就把他請出來纔好，不然打不成狐狸鬧屁股騷，可是犯不上，楊立道，要照你這們一說，還能把他請出來嗎，那，這事就不用辦了，二順道，您先別着急，什麼事總得慢慢商量，現在我倒有個主意，大夥可得多辛苦點兒，大家說，那算不了什麼，只要能夠出這一口氣，二順道，現在把我先給摺監入獄，派一個人先去白老把那裏去送信，就說我打了官司，託他給想個法子，獄裏讓他給疏通疏通，他自要來，我就有辦法，大家說，那麼一來您不多受一份委曲嗎，二順一笑道，咱們這不是做的嗎，就是爲給他賄，只要他一答應，還有什麼罪可受，再者獄裏大小咱們總有個認識，就是真打官司也逮不了苦子，何況還是假的，大家聽了便都說好，就這樣照計而行，楊立道，且慢，還有一件事，可非得弄好了不可，大家道什麼事，楊立道，這件事有點稜縫，辦案的是我們，承辦的是你們楊頭兒，怎麼會押起來的是你呢，這件事即便把他誑了來，他一賄還不明白嗎，要不然把我們也摺在一起，你們說怎麼樣，二順道，這倒不用，就怕他不來，只要他來，我就有法子，楊立道，你不怕臨時出毛病啊，二順道，那怕什麼，您就讓人給他送信吧，我這兒就到部裏等你們哥幾個去，大家齊向二順道了一聲辛苦，便各自分手，單說楊立等幾個出了貝勒府，楊立便向小明子等道，你們把這姓祥的先放了回去，可是告訴地保，讓他多多留神，千萬別讓他搬走，我總瞧這姓祥的跟這件事有連帶，小明子答應把祥二帶走，楊立又向衆人道，誰到洪橋白老把那裏送信，楊奎道，我去怎麼樣，楊立道，不

行，你在地面上差不都認識你，咱們雖然沒見過白老把，那白老把未必不知咱們哥們，一見面這話就不好說，最好是找一個臉生的，不要讓他看出毛病來才好辦事，楊奎道，讓何頭兒從隊上找一個弟兄辛苦一趟，一則臉生，二則也像，你們瞧好不好，楊立道，這個對了，就請何頭派一位弟兄吧，何頭兒一聽立刻就派了一個姓德的名叫德明的小夥計，趕緊去一趟，並又吩咐了他幾句話，叫他千萬記住，不要鹵莽誤事，那德明答應去了，楊立道，咱們都上天泰茶館兒等他們得啦，於是大家便都溜達着齊向天泰茶館而來，小明子到了洪橋，知道白老把是在一家羊肉舖掌櫃，但是忘了什麼字號，正要找個人問一問，忽然迎面來了一個人，向小明子道，明子嗎，少見呵，小明一見認得這個人是城裏一個著名土蜘蛛，名子叫貴少臣，行三，差不多人家都叫他貴三，當時趕緊笑道，貴三老爺您好哇，真格的，我跟您打聽一個人，您知道白老把住在什麼地方，貴三一聽，哈哈一笑道，你這小子，還在北京裏混哪，連這麼大的人物，都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，你順着我手瞧，前面路南字號是內興隆的那個羊肉床子，白老把就住在那裏，你找他幹什麼呀，小明子道，是我受人之托，給他帶封信，貴三道，咱們爺倆輕易見不着，今天好不容易遇見了，走吧，咱們頭裏喝會子，小明子道，改日再擾你吧，今天把這封信給人送去之後，還有點別的事呢，貴三道，我可是實意讓你呀，你既這麼說着，改日有功夫再湊吧，我也不讓你家裏坐着去啦，改日見吧，說着，一路揉着核桃咭哩，裏啦的去了，小明子這纔往南邊走來，到了門前，一道辛苦，對櫃上的人一說，找白老把，櫃上的人道，白老把剛出去，小明子聽了發急

道：「那麼等什麼時候纔能回來呢？」櫃上人說道：「這話說不定也。也許一會兒就回來，你要是要緊事，請在這裏等一等，我去找他一趟去。」小明子道：「那又得累您跑一趟，真格的您貴姓，櫃上人道：「我姓馬，您貴姓，小明子道：「我姓明，馬把兒，您就多辛苦一趟吧。」馬把兒說沒什麼，您等一等吧，說着便跑了出去。不大功夫，馬把兒從外面同着一個老頭兒走了進來，只聽老頭兒喊道：「那位姓明的找我，小明一聽知道這便是白老把了，趕緊過去答話道：「老把爺你好哇，我姓明，我在兵部當差，昨天有個朋友託我給您帶來一封信，說着從腰裏把信掏了出來遞給白老把，白老把看完之後，向小明子道：「原來是我們親戚遭了官司，又累了您一趟，您先請吧，我隨後就到。」小明子答應辭了白老把，自去回復楊二順不提。當時白老把便向馬把兒道：「你知道我們那個表姪二順兒呀，因為什麼事不知道，打了官司啦，現在找我去看一看，你多辛苦點兒給照一照櫃，我現在就去一趟。」馬把兒答應，白老把便走向兵部來，到了那裏剛進去一說，裏面人便說不錯，是有這個人，請您進來吧。」白老把來在獄裏，一看二順是全付刑具，囚首垢面的坐在那裏，一見白老把便哭了起來，白老把道：「你先用哭，有什麼話你先跟我說，只要能辦我必給你辦。」二順聽了，心想有救，當時止住了哭泣，道：「老叔，您要問這件事，可是特別難於下手，我們管段裏有位振貝勒，白老把忙道：「就是那年在什利海搶人的那個主兒嗎，他怎麼欺負你了，你告訴我，老叔自能與你出氣。」二順一聽又涼了半截，心說這可是活糟心，登時眉毛一縐，計上心頭，便向白老把道：「可不是他還有誰呀，心說我要不如此如此，這位老把式就得回去不管，那我們

的面子也弄不回來，現在我先瀾他一水，等到事情辦完，那時再說不晚。想到這裏，遂向白老把道：「可不是他嗎？因為前兩天他又在東壩搶人家女兒，人家告了，堂上吩咐我們辦他，我們一共四個人，到了他那裏，用良言相勸，他不肯到案打官司，我們打算憑胳膊把他拿住，誰知道他家裏養活一個把式匠，也不知道姓什麼，叫什麼，功夫的確太好，出來一照面，就把我們都給打了，回來一向堂官請罪，他們三人全都受了重傷，就是我沒怎麼樣，就把我給押起來了，堂上有話，什麼時候拿着犯人到案，什麼時候放我出來，您想把我禁在裏頭，我怎麼去拿人，他們三位又病了，萬分不得主意，所以煩了一位弟兄，給您送了一個信，請您到這裏來，您無論如何總得救我才好，白老把聽了微微一笑道：「你這話，我不能信，憑他一個堂堂的貝勒，堂上就會派你去拿他，他一個當貝勒的，又不是滾了馬強盜，焉敢拒捕，即便他不跟你們到案，你們也應當回稟堂官，動摺子參他，也不能說是要着落你們身上，非要人不可，這其中定有隱情，你要跟我實說了，我念在親戚份上，替你出一點力，給你幫一幫忙，你要是跟我鬧着鬼吹燈，可別說我抖手一走，從此不來管你，說着又哈哈一笑，二順兒一聽，心說：「趁早說實話，不然這場事才不大體面呢，便把經過一切的情形，一五一十的告訴白老把，白老把一邊聽，一邊拿手拈着自己鬍子，又是縐眉，又是點頭，聽二順把話講完，纔向二順道：「這件事却不好辦，我看人家道兒走的正，並不是什麼偷雞盜狗之輩，不要說是我現在這把年紀，幹不動，即便就是退個三十年，恐怕我也未必能辦得到，二順兒一聽，八成兒要沒指望，人家孩子這場作派，才叫冤呢，趕緊

向白老把磕頭，道：您要是，不管我們這一堆，全算完，這個時候，楊立弟何頭兒早在外頭，聽見白老把說破他們定的計，又聽說要，不管，使大家一齊走了進去，同聲哀求白老把，白老把向大眾一笑道：你們六扇門裏邊的人，真難鬪呵，有什麼話不能跟我當面說，弄這個鬼吹燈，要是冲着你們哥幾個的話，我就得甩手不管，小明子道：您就多沖我們貝勒爺啦，這句話剛一說出口，只見白老把眼睛一瞪，眉毛一挑，向小明子道：呸，什麼貝勒，簡直畜類，身居貴冑，依勢欺人，幸虧有這樣一個警戒他，不然的時候，一個女子的名節，又送在他手，我要不是因為我家在這北京住，不用等別人，我就先得殺他，給人民除患，倒是我聽說這個管閑事的主兒，真是個朋友，我可以陪着你們找一找他，不過你們打算轉過面子來，這件事可不容易，大家一聽，他敢情幫着那頭兒說話，心裏後悔，還不如不找他呢，反倒給那邊添了力量，現在他亮了半天面子，還不能說是讓他不管，只得陪着笑向白老把道：那麼您說上什麼地方去找呢，白老把道：我想城裏城外最繁華莫過天橋，我們今天先往天橋走一趟，你們說怎麼樣，大家當然一齊表示同意，算是二順這一場，做作完全白扔了，當時大家便齊出了兵部直奔天橋，路上走着，白老把便向大家道：今天我們到了那裏，如果真要是能見着他，你們可得聽我的，千萬不可莽撞，倘或要是把他驚動走了，那我可就不能管了，大家說當然聽您的分排，白老把說：我們不要大家都在一塊，最好是大家散開，各玩藝場子瞎溜，誰要見着誰就報個信，大夥再想法子圍他，大家齊聲說好，二順說：我跟小明子在一塊，何頭說：我跟楊大哥在一塊，楊奎道：我跟老把爺在



一塊，不一時到了天橋，於是大家便各自分頭散去，單說小明子和二順兩個人，在各場子繞了兩個灣，忽然見在天橋西大市靠南頭有個場子，裏面圍的人很多很多，小明子往裏一擠看時，原來是一個練彈弓的，心想拿人不見得，倒是開會子心倒不錯，這個玩藝倒有意思，遂把二順衣裳一拉，兩個人便都站進了圈子裏，看正場面上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小夥子，手裏挽着一張花漆弓，丁字步在場子中間一站，向衆人一抱拳道，列位，在下姓張，因為練彈弓有個幾年啦，衆位的台愛，賞給我一個彈弓張的外號，要是剛到沒多少日子的人，當然不知道有我這麼一個彈弓張，只要是在北京住過些年的，要是不知有我這麼一個彈弓張的，小明子聽到這裏，才把手向二順一點，却又聽那人說道，那還算我練的日子不多，還得求衆位捧場，大家聽了，哈哈一笑，小明子和二順也隨着衆人笑了，又聽那人說道，衆位您瞧，我站在這場子東頭，西頭擺上那個九音鑼，我手上這九個彈弓子兒，我只要手一張，連環九聲，有一個沒響，不拘那位進場子來把我的弓給我擱了，我要是顏色一變，算我欺生，從此回家再練，他說到這裏，小明子把二順拐了一拐，二順點頭會意，心說這完全是捧簧，未必能練的了，再看時那人已然把九音鑼擺好，手裏掐了九個彈弓子兒，騎馬式往地下一站，左手搭弓，右手扣彈，只見他把手一張，那邊便噹的一聲，手張了九張，那邊便是九響，這時不由的齊喝了一聲采，那人早把彈弓往桌上一放，雙手一抱拳向衆人道，衆位這個不算玩藝，這不過是請請人，今天跟諸位跟前說句大話，我彈弓張，今年三十八歲，這兩手玩藝，不敢說是沒有人會，可是我敢說，沒有人能

夠像我這麼乾淨利落，往遠了不知道，就說是靠近北京城這個地方，敢說沒有第二份兒，要是有人能夠進來照我這個樣兒來下子，我彈弓張從此捐了不幹這個啦，不但不幹，而且我還要，那彈弓張話猶未了，只見從圈子外頭擠進一個老頭兒來，年紀總在七十以上，鬚鬢全白，穿着一身藍布衣裳，兩隻洒鞋，小辮圍在頭上，腰裏掖着一根銅煙袋，笑嘻嘻的向前一抱拳，向那彈弓張道：「大把式請了，這時小明子向二順耳邊一啾咕道：『這個不對路，你先在這裏，我去叫他們來。』」二順道：「你可快一點兒，小明子擠出送信，二順又聽那老頭兒說道：『俺看你練的那張弓，倒是練過幾天，不過學的時候，沒有遇見好師父，除去有點功夫之外，並沒有什麼特色，俺在年青時候，也喜歡這個行子，現在上了幾歲年紀，恐怕眼沒有什麼準了，大把式莫怪，其實怨不得，你方纔講的話太大了，俺這般年紀，聽了也就聽了，不過俺有一個徒孫，聽了大把式的話，心裏有點不服氣，他要和大把式討教兩着，不知道大把式可肯賞個臉教給他一兩手嗎？』」彈弓張聽到這裏，往前邊一跳，對着那老頭兒道：「既然你這麼說，你總得會兩下子，也不用講歲數不歲數，今天當着衆位，你只要能夠照着我那個樣兒打出去九個彈，我不但從此不練，還得拜你爲師。」老頭兒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想不到俺今天倒收了這麼一個體面徒弟，話猶未了，只聽圈子外面一個小孩聲音喊道：『師爺爺且慢，讓您徒孫今天收一個徒弟吧，大家往外一閃，蹦進一個小孩來，看年紀也不過十一二歲，穿一身花布褲褂，梳着一個小辮，笑嘻嘻的在老頭兒跟前一站，老頭兒笑着向彈弓張道：『這個就是小徒孫，今天當着衆人，俺說出一個名堂來，只要

你能夠照着他小孩子的樣兒打下來，俺老頭子今天便當着大衆給你磕頭，拜你爲師，不但如此，說着從腰裏摸出一錠銀子約有十來兩重，向地一擱道，並且把這個東西輸給你，那彈弓張又要顧面子，又要看銀子，便一口應允，老頭兒道，我現在說出一個名子來叫三星繞月，俺先扣上一個彈子兒，往天打去，不等他下來，俺第二個要上去比頭一個矮一點，第三個彈子要比頭一個高一點，俺再發第四個，要把第二個頂了起來，第二個頂起頭一個，頭一個再頂起第三個，有一個不中，或是彈子打碎掉下來，或者不是四個，算俺爺們練的不到家，不但拜你爲師，還要把這一錠銀子輸給你，並且還給你一個便宜，讓你先練，你只要能夠照我說的練了下來，還算你是贏了，你要是不能練，再叫俺徒孫練一回給你瞧瞧，話已講完，你先請吧，那彈弓張自從出世以來，他也不懂得什麼栽跟頭，沒想到今天會讓這樣一個老頭子擱了一個對頭兒灣，心中說不出來的不痛快，可是一聽那老頭兒所說的一片，簡直乾脆，就叫練不下來，趁早也不用丟兩個醜，莫若叫他先練，他練好了，自不必說，今天人是丟定了，倘若他淨是能說不能練，那我對他不起，絕不能讓他好好的走出我這個場子，想到這裏，向老頭兒一抱拳道，老把式這話我也聽明白了，您說的我簡直辦不了，您就請練，只要準跟您所說的一樣，我情願扒在地下磕頭，當着衆位拜您爲師，二順的眼神，已然完全注在場子裏，忽然覺得膀肩頭上有人拍了一下，急回頭看時，正是小明子，跑得滿頭是汗，向二順道，他們都來了，現在已然分排在四面，這裏怎麼樣了，二順道，正點子還沒有露面，我覺得這裏頭倒是可以找出些稜縫來，你先

瞧瞧，小明子便也挨着二順站在圈子裏往裏看起來，但見這時那小孩子，早已把弓拿在手裏，向大家笑了一笑說道，衆位，俺隨着俺師爺爺打算在江湖上闖闖，今天走到這裏，沒想到會露了臉啦，可是話又說回來啦，也許今天現眼，那時還得求衆位給俺留個面子，給向俺這位大把式求一求，不要叫俺蹭破了臉皮，俺便知感激，說着把自己手裏拿的弓用力扯了兩扯，然後丁字步一站，從地下拿起四個彈弓子兒，用中指跟二指掐着兩個彈弓子兒，手掌裏掐住兩個彈弓子兒，把眼往空中一看，把左手一揚，右手往回一撤，只聽吧的一聲，一個彈子早已應聲而起，可怪是這彈子便像懂得人意一般，離地有個四丈來高，便不再往上去，也不往下落，滴溜溜釘在那裏轉個不休，衆人剛喊一聲好時，叭的一聲，第二個彈子又起，離着頭一個彈子不遠，便也釘住，再聽叭叭兩聲，又起來兩個，恰連珠相似，十分好看，只見末一個彈子正頂在第三個彈子上，那第三個彈子便頂住第二個，第二個頂住第一個，那第一個便往上去，彈子碰彈子四聲響，旋了一旋，便落了下來，那小孩子用手一接，四個彈子全落手中，向大家面前一舉道，衆位，幸虧俺還未曾失手，彈子也沒有碎，總算俺不該丟臉，大家不由的喝了一個震天價大采，那老頭子早走了過來，向彈弓張哈哈一笑道，現醜現醜，俺徒孫已練完了，請大把式也下場子走一趟，讓俺們見識見識，這時彈弓張恨不得找個地縫鑽了下去，但是當着衆人說得明白，如何抵賴得過去，正在爲難之際，忽聽圈子外面有人喊道，張把式且慢拜師，待俺來替你轉個面子，隨着聲音從外面擠進一個人來，大家精神當時都移到這邊，二順跟小明子一看，

不約而同的道，嘿，快瞧，他還真來了，二人當時會意，便把個人手使的傢伙取了，暗暗藏在手裏，再往四下一看，楊立，楊奎，何頭兒，白老把，也都圍攏來了，不用說方纔進圈子的那個人，一定就是那位檢爛紙的石大哥了，這時那老頭兒一見那石大哥便叫道，俺當是誰，原來是石七弟，小明子等一聽，原來他們是一起的，心裏老大吃了一驚，又聽那石七笑着向那老頭子一抱拳道，原來是曹集曹一爺，幸會，幸會，今天怎樣有這麼雅興，來到這裏消遣，那老頭子聽了不由帶着三分怒氣道，姓石的，明人不作暗事，你在徐州府闖了那大的事業，一聲不語的跑到北京來好自在，却連累俺老頭子帶着小孩子滿處去給你掃腳印，今天是天可見憐，會碰到了你，俺看你還是隨俺回徐州去一趟的便宜多呢，那石七聽了，微微一笑道，曹一爺的話，俺也聽明白了，你是想俺同你去打這場熱鬧官司，其實却也不難，真個一爺從老遠還帶了一個贅手兒，跑到北京來，就這樣平平常常回去了，豈不辜負此行，俺想一爺不妨帶了令孫先在城裏玩個幾天，聽他幾天好戲，吃他幾天館子，痛痛快快玩夠了，然後再定規一個日子，找一個好寬綽地方，俺請教一爺兩手兒，那時或輸或贏，俺自當隨一爺到府裏去，這趟官司，不然就這樣一說，俺却去不得，一爺你說如何，那老頭兒道，石七，你的話，我已聽明白了，意思是還要跟俺老頭子比試三着兩着，好，就依你，五天後再壇後見吧，俺便先去了，說到這裏向那小孩子道，六一兒，俺們走吧，那小孩子笑着向那老頭兒道，爺爺，俺們還有收的那個徒弟呢，老頭兒聽了哈哈一笑道，俺不過爲拋磚引玉，纔玩兩手，果然引出正頭鄉主來了，還收什麼徒弟，隨笑着向

那彈弓張說，大把式俺勸你以後，多用工夫，少說大話，天下能人甚多，勝俺之輩，不知多少，恐怕像大把式這樣的工夫，更是車載斗量，俺這兩句話也是從經驗而來，絕無半句虛誑，說着又把地下那錠銀子檢了起來，遞給彈弓張道，俺今天攪了你的場子，這錠銀子就賠了你吧，彈弓張接得銀子，一時到沒得話說，只苦笑了一笑，那老頭子便拉了小孩子向石七說了一聲，遂即出場而去，那石七見他們已去，也要往外走時，忽然一個醉漢從外邊撞了進來，不歪不正，一隻腳正踩在石七腳上，那石七一見那人，哈哈笑道，你倒真是地理鬼，便會找着俺的蹤跡，俺今天却不耐煩，五天後在壇後頭一齊見面吧，那人一聽，勃然大怒道，姓石的，我讓你唱得好戲齣兒，今天見面你還打算走嗎，趁早跟我們辛苦一趟，你的便宜多着呢，說到這裏把手向外頭一招道，衆位上啊，早聽忽嚕一聲圍上幾個人來，不用說，頭一個就是小明子，餘外就是白老把，何頭兒，楊奎，楊立，二順幾個人，原來石大哥剛一見面，依着楊奎就要過去，還是白老把再三相攔，讓他們且看動靜，後來看見老頭子跟他一定約會，白老把打算過五天在壇後去找他們，楊立不願意，就是今天已然見着他啦，又是在白天，爲什麼不動手拿他，還要等他幾天呢，因此大家一商議，叫小明子故意去撞他，他要答應，借着打架爲由，就可以把他弄走，誰知小明子撞了人家一下，人家毫不理會，便像懂得他們來意一樣，不慌不忙的叫他們到五天後壇後見面，小明子一嚇，大家把他圍住，白老把究竟是上了兩歲年紀，見過的事情多，一見面就知道這個人的工夫不錯，真要是動起手來，恐怕未必是人家對手，自己偌大年紀，吃不

了很大的磕碰，但或一旦有失，自己半輩子的名聲，就算完全丟去，豈不可惜，想到這裏，趕緊上前一抱拳道，朋友，多受辛苦，四海之內，把式都是一家，來吧，我們到前邊小酒館談談怎麼樣，那石大哥看見白老把他抱拳，也趕忙還禮道，大把式多辛苦，俺是鄉下人，沒見過城裏陣仗，老把式可別笑話，白老把道，沒有沒有，請吧，那石大哥剛要回言，一根鐵尺當頭早下，噹的一聲響，那兩個人裏早倒了一個，原來楊立趁白老把和那石大哥講話的工夫，冷不防從背後扯出鐵尺，擡頭砸下，實指望這一鐵尺怎樣也要把他打個一下，誰知那石大哥雖然嘴裏和白老把說着話，究竟是有工夫的人，突聞一陣風聲，從腦後砸來，當時要躲已來不及，只將頭往上一迎，用左手一托楊立腰眼，那楊立鐵尺便像打在鋼鐵上一樣，噹的一聲，早已砸了回來，楊立覺得手掌震得一疼，剛要說聲不好，早被迎腰一掌，撮了出去，身子兩幌，一個立腳不住，便倒在地下，白老把看了，老大不快，心說你們既約我出來，又要自己動手，全看不出一些路數來，真是該打，再看那石大哥時，直像沒事人一樣，依然向着白老把笑容可掬的道，老把式今天來意，俺已深知，此地人多語雜，不好講話，可以請老把式五天後在壇後見面領教嗎，白老把說，好，朋友既然知道我的來意，就好辦了，那麼就依朋友的話，五天後再領教吧，那石大哥當即告辭而去，這時楊立仍然倒在地上，嘴裏哼哼不止，臉上便白得和紙一樣，白老把知道他是受了內傷，一時動不得，便趕緊叫二順先到附近官廳去借一付鋪板來，把楊立抬起放好，然後告訴大家先回自己店裏再說，大家把楊立抬回，白老把從包袱裏找出一付藥，用黃酒給楊立沖

下了，歇了不到頓飯的時候，那楊立覺得肚子一陣疼痛，彷彿要出大恭一般，大家把他扶起，到下面泄下許多紫血，兩脇纔覺得不那麼疼得厲害了，大家纔放心，楊立向白老把道，這是那一門工夫，怎麼受上會這麼重，白老把道，你們那裏知道，我一見他的面，我就看出他的工夫不小，所以我纔再三相攔，叫你不要動手，你們偏不信，總以為我是吓嚇你們，如何受上了吧，這是他手底下留情，不然有六條命也完了，他這功夫叫劈沙掌，在硬功夫裏頭，有一種紫沙掌，那就夠厲害的，可是還是從着這劈沙掌裏變出來的呢，這個人既會這種功夫，必不是沒有來頭的人，因為練這種功夫，都是童子功，若是沒有很勁，沒有耐性，絕對學不了，我想要是拿這個人，似乎是難一點，最好是能夠當面問他爲什麼到北京，爲什麼要管那貝勒閑事，勸他離開此地，也就是了，不過還有一樣，還得找着他住的地方，能在前五天和他見面，比什麼都強，小明子道，我瞧他像是大暗賊，不然他不能那樣打扮，真是大暗賊，他不能就這麼走，他必還得弄出幾號事來，二順道，我現在到有一個主意，咱們頭一天，他不是在椿樹庵嗎，現在咱們還上那裏去找他，我老覺乎那個看廟的祥二，有點不地道，楊奎道，我也有點疑心他，可是瞧那天姓石的那個樣兒，可又不像呢，二順道，你別瞧那奎，今天晚上咱們楞到椿樹庵去一趟，倘然沒在那裏，咱們也傷損不着什麼，再等五天後，去到壇後找他，倘或他要是在那裏，咱們就可以照着老把爺說的辦法，先去跟他見一個面兒，楊奎道，那樣也好，咱們先問問老把爺去不去，白老把不等問就說道，既然有這個去處，當然我們得先去一趟，那你們就都先不用走了，回頭在



我這裏吃完了飯，就從此起身好了，當時由白老把叫鋪子裏人預備好酒飯，大家吃喝已畢，天就差不多到了將黑，大家收拾好自己應用的東西，才從白老把家中起身，一直夠奔椿樹庵，及至到了那裏，天已然大黑下來，大家又在太平湖方近繞了兩個灣兒，又收拾好個人身上，再到椿樹庵來，離廟門已然不遠，二順道，衆位先慢着，咱們是誰先上裏頭打個探子，要是他在這裏，咱們再想法子拿他，要是不在這裏，咱們就不必黑天半夜鬧得人仰馬翻了，何頭兒道：這回我去一趟，大家說也好，何頭兒把衣襟掖了一掖，把鐵尺帶好，到了廟門根底下，擰腰一墊步，竄上牆去，飄腿下地，一看東房有亮光，遂奔東房而來，躡足潛蹤來到窗根底下，用舌尖沾濕窗戶紙，往裏一看，果然不出大家所料，並且還有一樣怪事，不但是祥二和石大哥在這裏，餘外還有那姓曹的老頭子，跟那個小孩子，也都坐在那裏。屋裏一鋪炕，炕上擺着一個小桌子，炕中間上首，坐的是曹老頭子，左首是石大哥，右首是那小孩子，祥二却在地下搭了一個橫凳，桌上擺着一盞油燈，擺着兩個盤子，裏面裝的全是大塊肥肉，原來幾個人正在吃酒，只聽那老頭子道：老七，你今天不該下那樣重手，倘若把他打壞，豈不與我們主旨背謬，再若把他打死，豈不更傷道德，又聽那姓石的道：一爺，你那裏知道，那姓楊的跟一個姓何的，我們見了已然不是一面，俺累次容讓他們，警告他們，他們完全不知，今天再不給他們一些厲害，他們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比他們強的人，今天用了也不過三成力，叫他少吃苦楚，那老頭子又道：話雖如此，究竟我們出來，爲的是什麼事，在我你辦的事情以外，就不該多惹閒事，那姓石的道：俺以後

謹遵一爺的命，不再惹事就是；又聽祥二忽然把眼睛向窗外一望道：「不好，當時把何頭兒吓了一跳，心說不好，難道他瞧見了我不成，又聽那姓石的道：「老二，你幹麼這樣大驚小怪呀，祥二道：「不是，剛纔買東西去的時候，他找給我的零錢，我因爲一忙給忘了，姓石的道：「那算得了什麼，丟了就丟了，又聽那老頭子道：「你們先不要爲這一點銀子嗆嗆，我看今天他們人裏站着那個老頭子，比他們都有一手兒，倒要留神一二，不要走出幾千地，跑外頭來丟人，那姓石的道：「一爺，俺也看出那個老頭子有功夫來啦，不過那個人倒是比他們一般人都強的多，又和氣又通世路，大約我們這回事，還得化在他的身上哩，又聽那老頭子道：「那麼五天後，我們到壇後還去不去呢，又聽那姓石的道：「一爺，那不過就是一句話，壇後，是那個壇後，連問都沒問，他們還出來辦事，像這樣人還不冤他們一下子，那老頭子道：「老七，這種事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既然不去，就不該跟人家定約會兒，他們雖然跟俺們站在對面地位，可是他們當的是地面官人，你既鬧出事來，他們焉能袖手旁觀呢，我們還要本着來意作事，不要弄些旁的把正事耽誤，最好能夠明天叫祥老二去找他們，就說是你又落在廟內，叫他們前來拿你，那時俺便出來，作一個兩面調停人，把這事弄清楚，然後好去辦我們的正事，老七你看如何，那姓石的道：「一爺說的是，明天就煩老二跑一趟吧，俺酒已夠了，老二拿饜來吃吧，底下便再聽不出話來了，何頭兒一想底下既沒有可聽的話，何不趕緊出去給他們送信，叫他們進來拿人呢，想到這裏，趕緊下了台階，溜到牆下，擰身上房，跳了出去，這時大家都有些等急了，看見何頭兒，便一口同聲問道：「在

這裏哪嗎，何頭兒把頭一點，把大家一拉，悄聲的說道，在這裏哪，不單是正點子，外帶那個老頭子跟那個孩子也在這裏哪，楊立道，那咱們就動手拿人吧，白老把道，慢着，難道說你就沒有讓人家打怕，怎麼又叫起陣來了呢，你也不想，先前人家一個人，你們還讓人家給打了，現在人家三個人，難道說你倒打得啦，你先沉住了氣，咱們慢慢想法子，然後再說動手的話，何頭兒聽到這裏，向前搭話道，白把爺說的對，方纔我進去的時候，聽見他們說了，遂把他們所說的話，告訴了大家一遍，白把道，是不是，我看他們就不是專爲那貝勒來的，你們瞧是不是，現在我們可以因計就計，可就省事多了，今天咱們也不用進去了，等着明天祥二來報信的時候，就把他扣留下，把話跟他說明白了，就讓他把這件事情給化了，也就是了，我想這件事情小，最要緊的是把他們來意問明，把那件事也給絆住，比什麼都強，大家一聽，只好也就是這樣吧，當時大家又全都回到白老把家裏，又商量了明天見面都跟他說什麼，大家才各自回去，次日，楊立，楊奎，二順，小明子，一早就都到了貝勒府進門不久，何頭兒也來了，還帶了幾個夥計，一直都等過了晌午，還不見白老把來，楊立道，我們去請一趟吧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有人進來說，外頭有個姓祥的來了，楊立向衆人道，你們看已然來了，快派人去找，白老把好商量辦事，遂又向那家人道，你先把姓祥的叫了進來，一時祥二進來，向衆人見了禮，大家準知道他所要說的是什麼，誰知他一張嘴，就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，衆位，您知道有位姓白的白把爺嗎，我是他老人家派我來的，現在他老人家正在椿樹庵裏說話哪，讓我來請衆位到廟裏去一趟，

大家一聽，都是一楞，楊立道：「這話是真的嗎？」祥二道：「那焉敢有假？大家說，那咱們就去吧。」於是大家收拾整齊，祥二帶路，直奔椿樹庵而去。原來白老把在昨天大家走了之後，自己一想我姓白的活了六十多年，沒丟過人，難道說現在臨老了倒要栽個跟頭不成？看這幾個人談吐不明，必是遠道朋友，前來北京，做什麼事業的，這倒不可不防。我如不知，任他反上天去，我也可以不管。既已有我，豈能袖手不管？我不如今天晚上，趁大家不知道，我先到椿樹庵去一趟，探問清楚。如果能辦，伸手再辦；如果不能，最好就化，想到這裏，自己把衣服從新再收拾整齊，從牆上跳了出去，直奔椿樹庵，心裏直顧盤算，不防腳底下踩着一個東西，只聽噯呀一聲，原來不是什麼東西，正是一個人，不大功夫，來到廟外，也不跳牆進去，再行偷聽，只把門輕輕拍了一下，裏面便有人答應，問是誰。白老把一聽是祥二的聲音，便緊答道：「老二嗎？」曹一爺他們走了沒呢？祥二一聽，猛勁把門開了，抬頭一看，不認諱，再打算關門，那如何能夠？白老把也不向祥二說話，一直就奔東屋而來，那祥二怕是地面官人來辦他們幾個，便趕緊在後面喊道：「曹一爺，外頭有朋友找你，已然進來了。」曹老頭跟石七一聽，就知不好，趕緊從炕上跳了下來。這時白老把早已從外面進來，曹老頭一看，知道是白天在天橋碰見的那個人，便趕緊一抱拳道：「老把式請進。」白老把道：「老英雄，您還沒睡，恕我來得鹵莽。」曹老頭道：「沒的話，都是老朋友。」祥二一聽，果然是認得，趕緊把爐子挑開，從新泡茶。這時曹老頭已然讓白老把坐下，笑着問起白老把道：「真格的，請教老把式貴姓？」白老把道：「承問，姓白，名子叫鎮東，請問老把式。」曹老頭道：「原來是白把式失。」

敬，失敬，俺姓曹，名子叫靖邊，在山東人家送了一個匪號，叫老龍頭神弓曹一，見笑，見笑，說着又向那姓石的一指道，來，來，俺再給你二位見見，這位姓石，行七，名子叫定方，練的好劈沙掌，善使一條亮銀鞭，以保鏢爲業，江湖人送匪號，叫鐵掌神行石七郎，又把那小孩子叫了過來道，快給白爺爺行禮，又向白老把道，這是俺孫子，曹夢熊，今年十一歲了，這孩子命不好，在八歲的時候，把父親就沒了，只跟着俺在外面瞎跑，也學了兩手刀槍，曾打幾下彈弓子，人家也送他一個匪號，叫小飛將軍，只是這孩子不肯上進，比起俺那兒子就差得多了，說着歎惜不置，白老把聽到這裏，陡的想起向曹老頭問道，一爺，我向您打聽一個人，從前孟州道上，有個吃鏢行人稱左背花刀的曹繼助，您可認識，曹老頭兒道，那正是死去的小兒，白老把道，如此說來就都不是外人了，想當年我在打磨廠順興鏢店幫鏢的時候，那時候大公子常住在我們鏢店，我後來聽說不幹了，誰知今天您一說，原來是故去了，實在可惜，請問一爺此次到北京裏來，是真來遊玩，還是有別的事，曹老頭兒尙未還言，那石七向前攔住道，姓白的，俺且問你，你今此來，是什麼意思，倘若想拿我們去邀功，那姓石的對你不住，請你快到外面約齊了你們的精兵能將，再來一刀一槍動手，我們若是能勝，自當隨你們去官認罪，倘若勝不了我們的時候，那時休怪俺姓石的手下無情，俺要把你們一般助紂爲虐的狗奴，全都排頭殺去，話已講完，請你就此走吧，白老把微微一笑，剛要答言，那曹老頭兒早向前攔住石七道，石七，俺怎樣囑咐你來，如何又向白老英雄無禮，遂又向白老把道，白老英雄，白老把趕緊陪笑道，豈敢，豈敢，曹一爺，有話

請講，曹老頭兒道：如此俺便佔個大，叫你一聲老弟吧，這白老弟，你不知俺那石七老弟，就是這樣暴燥脾性兒，什麼話都不容人家說，請白老弟，你不用見怪，方纔老弟不是問俺幾個到北京城裏幹麼嗎，俺看老弟也是直爽人，俺便對你實說了吧，俺今此來，非爲別故，只因俺那死去的兒子繼勛，死得屈苦，俺特來替他報仇的，白老把一聽就是一楞道：誰能把大公子傷害，這個人本事倒也不小，話還未完，只聽見曹老頭兒把眼一瞪，用手向炕桌上只一掌，霎時桌子犄角應手而下，只聽他一聲喊道：老兄弟，你那裏知道，要真是爲了正事，一刀一槍的動手，俺兒雖然死得再慘，總怨他學藝不精，自討其死，老弟，你那裏知道，俺那兒却死在一件極不值當的女人手裏，說到這裏，老淚縱橫，竟放聲哭了起來，那石七跟那個小孩子也陪着哭了個不亦樂乎，白老把雖然不知道是爲什麼事，反正總知道曹繼勛死得冤，英雄愛英雄，自己也跟他一塊混過幾天，見他們哭得痛苦，也不由得隨着掉了幾點淚，但是因爲辦正事要緊，便先止住自己難過，來勸曹老頭兒跟石七一爺人死不能復生，可否把大公子受冤之事，告訴小弟，倘能盡一臂之力，當得效勞，曹老頭兒道：老兄弟，有你這一句話，俺便心領了，要提起俺兒被屈之事，實非一言所能說盡，你知道從前慶王府有個護院名叫單鞭尉遲毛得亮嗎，白老把道：那怎麼不知道，現在還在慶王府裏呢，曹老頭兒道：俺兒便死在他的手內，白老把道：那毛得亮聽說他還不至十分卑壞，武功也還說得下去，他却怎能夠將大公子害死呢，曹老頭兒道：老兄弟，你就知道毛得亮爲人不至十分卑壞，你那裏知道他的心術却十分狠毒呢，俺兒死的那

年，剛剛三十八歲，正在興隆鏢店保鏢，慶王府有一隻鏢從北京送到淞江，那一隻鏢有二十萬兩，保這隻鏢的就是那毛得亮，那時他正在慶王府護院，看見這趟鏢有些油水，他便紅了眼，一定向王爺討差，要保這隻鏢，那慶王也知道他武藝不錯，便答應了他，按說他便應當到各鏢局，找出幾位有頭臉的人，約在一齊，保這一趟，誰知那毛得亮他仗他武功不錯，目中無人，便一個人也不約，匹馬單槍的帶了幾個夥計徒弟就走下去，那時北京那些鏢店便都要向他說理，還是興隆鏢店主人俞雲龍給攔下衆人，說他既是目中無人，出去必要碰釘子，我們何必跟他爲難，倒要叫人家笑我們無有大量之才，那時大家方纔沒有向他爲難，誰知果然不出俞雲龍所料，出去不到第五天，就把一隻鏢給丟在滄州欒家寨了，滄州欒家寨本是江湖朋友久佔的地方，不要說是那毛得亮，就是有名鏢局子保鏢的哥們從那裏過，也要特別加着小心，纔能安穩過去，那毛得亮他也知道滄州難過，他却因爲怕餓了自己的志氣，便插着飛旗，連鏢趟子都沒有喊，在他的意思是能夠悄悄的過去也就完了，其實那也得能夠，再者老弟你知道江湖朋友最恨的是不喊鏢趟，穿寨過山，那毛得亮鏢剛走了還不到一半，欒家寨人就出來了，江湖上的朋友，凡是遇見不喊趟子的鏢車，雖然生氣保鏢的傲慢，可是都不敢小看保鏢的，因爲他既這樣大胆，武功必然不錯，倘或劫不得，再失了風，那佔江湖的名氣，就說不起來了，所以這天劫毛得亮的一般人，都是欒家寨有頭臉的人，把鏢車截住之後，向毛得亮一問，鏢局字號，達官的名子，那毛得亮因爲當着自己的徒弟，便越法要顯出十二分的威風，不提

什麼鏢局，也不肯通名，就說了一句不必問我的姓名鏢局，只要贏得了我手中鞭，便把鏢銀拿去，那樂家寨在江湖上是有名的難惹地方，今天一見毛得亮的鏢車，不喊鏢趟子，還以為是江湖上故意來鬪氣的，所以纔出來問他鏢局和姓名，只要他說出兩個朋友來，也就讓他過去了，誰知毛得亮一味蠻不講理，大家纔知道他是新上跳板的犢兒，又看見鏢車有十幾輛，知道很有些油水，便再也不同他費話，只喊了一聲圍字，便把鏢車給圈住了，那毛得亮武藝雖然說得下去，究竟雙拳難敵四手，一邊又要跟人家交手，一邊還要看護鏢車，況且那寨裏出來的人，個個了得，所以功夫不大，他自己便有些抵敵不住，再一看鏢車，早已被人家連趕車的人都給威逼到寨裏去了，心中一急，手裏鞭法便亂了，腿上大概還吃了人家一刀，他才跑了下去，所幸人家目的不在要傷他這個人，一看鏢車已然刮上山去，便沒有追他，他這時把鏢一丟，纔知道這碗飯不好吃，不過時間已然晚了，後悔已然來不及，按說他有師父有師兄弟，他應當去找一趟，託人出來向樂家寨要回這隻鏢才對，誰知他這人生就癖性，不肯下禮於人，可是自己又沒有法子，能回去交差，他一着急，你猜他想了個什麼法子，却在樂家寨不遠地方，找到一個樹林子，在尋拙見上吊去了，也是這廝命不該絕，又有鏢車從此經過，老弟，你道保鏢的是誰，正是俺那孩兒繼助從南京保了一隻鏢從此路過，忽然看樹上吊着一個人，俺兒還以為他是因窮自尋短見的呢，打算把他救下來，周濟他幾兩銀子，叫他走路，及至過去一看，他身上穿的那身衣服，地下放着那條竹節鞭，才知道他也是個吃把式飯的，趕緊叫人把他救了



下來，好在吊上功夫不大，攔叫一陣，他便又醒轉了，俺兒便問他的姓名，和他的營生兒，他這時也不再隱瞞，便把此事前後對俺兒一說，俺兒是有血性人，報怨他兩句之後，便單身一人到欒家寨去，替他這隻鏢，老弟，你要知道俺那孩兒，雖然歲數不大，在江湖上闖的日子不多，但是他自從保鏢以來，完全聽從鏢局指揮，絕不倚仗自己能爲本事，在外面闖禍招事，所以累次保鏢，向來沒有出過差錯，這滄州欒家寨，雖然是江湖人嘯聚所在，可是從來不在本地落案，那欒家寨的首領，名叫金眼龍神欒克武，使的一條好狼牙棒，俺兒也曾會過此人，知道他是個血性的朋友，所以纔敢匹馬單人的到欒家寨要鏢，及至到了寨裏一問，那欒克武並不知道劫鏢這個事，一問手下人，才知道是自己的第三個兒子小龍神欒震所爲，欒克武還十分不高興，當把欒震叫來，罵他不該爲欒家寨惹事，欒震說起毛得亮這隻鏢是怎樣過寨，是自己怎樣帶人去問他，他是怎樣不講理，所以他纔把鏢車刦到寨內，現在這隻鏢還在這裏紋絲沒動，欒克武聽了纔知道毛得亮如此蠻橫，這時俺兒也纔知道毛得亮丟鏢的原委，那欒克武當時便告訴俺兒說，既是老弟你來要鏢，想必跟那姓毛的相識，要以姓毛的如此胆大，眼中無人，這隻鏢我們便要留下，今天看在老弟面上，原鏢放回，請老弟轉告那姓毛的，叫他以後不要再吃這行，或者讓他繞道走鏢，不然再要遇見，絕不讓他安穩過去，這事就有勞老弟了，這時俺兒臉上不大得勁，但是事已如此，打退堂鼓不得，才謝了欒克武，押着鏢車出來，見了毛得亮，把他丟鏢的原委告訴他一遍，叫他以後格外小心，然後俺兒纔各自押着鏢車分途而去，臨分

手時候，還送給他興順鏢店的鏢旗一面，叫他沿途小心，按說毛得亮他應當如何感激俺兒救他，誰知他不但不知感激，反而恩將仇報，老弟你說他可是個人嗎？那時俺兒回到北京，將鏢交過，遂對鏢店談起這回事，大家一聽是毛得亮，還報怨俺不該多管閑事，像毛得亮那樣眼空四海目中無人，就應當讓他吃個苦頭，然後也叫他知道世界上還有比他高的人，那時俺兒聽了只置之一笑，過了有一個多月，忽然有人來到鏢局找俺兒，俺兒出去一看，原來正是那毛得亮，他一見俺兒，便道：「辛苦，遂即請俺兒出去吃飯，那時俺兒因為自己實在救過他，以為吃他一頓飯也沒有什麼，所以才跟他去了，誰知一去之後，直到天黑也沒有回來，店裏的人只道是兩個人喝多了，也沒有理會，夜裏已到三更了，外頭有人叫門，及至把門打開看的時候，原來是幾個人搭着一塊木板，上面搭着一個人，已然昏迷不醒，大家都吃了一驚，趕緊把人抬在裏面放好，問抬板的人從什麼地方抬來，那人說起是從前門外一個下處抬來，及至把俺兒打開一看，已然是氣息奄奄，好容易灌了一點薑湯，又搥叫了半天，俺兒纔慢慢緩過一口氣來，原來毛得亮那廝，把俺兒請出去之後，說完道謝的話，就請俺兒去吃酒，俺兒看他意氣誠懇，只好隨他前去，又看他為人爽快，也就拿他當了熱心朋友，便一時大意，多吃了幾杯，老弟，俺却不怕你笑話，俺那孩兒，就是有一樣不好，吃了酒以後，便要想到他們女人身上，那天俺兒吃了酒以後，便同着毛得亮出來一同閑溜，誰知俺兒無意，那廝有心，他便提到請俺兒到那些地方閑走，誰知俺兒便因此着了他的毒手，原來毛得亮早已預備好人，盡等俺兒出門以後，再行

動手，那天俺兒酒醉以後，便住在那下處，等到第二天，俺兒剛剛起床，外邊就有人來叫，俺兒出去一看，並不認得，才要問是誰，那人早已動手就打，俺兒雖然不知他是毛得亮主使出來的，但是準知道他是有意前來尋隙的，便不敢怠慢，雖用了三成力把那人打倒，這一來可不好了，當時從外蜂擁般進來百十來人，齊把俺兒圍住，說他打死人命，俺兒才待向他們辯理，他們便一擁齊上，向俺兒動起手來，老弟，你是知道的，練武的就怕花練，何況俺兒更加上宿酒未醒呢，就被他們打壞了，等到地面官人得到了信跑來的時候，他們已然逃避的一個沒有了，幸得官人裏面，還有跟俺兒相識的，便找了板子，把俺兒搭了回來，先前大家還不知道是受了那姓毛的暗算，還以為是俺兒在外面得罪了人，人家特意出來報復的，後來聽說俺兒出去之時，是毛得亮所約，才想起叫人去找毛得亮，誰知去的人回來說姓毛的說他就不認得姓曹的，大家才知道不對，復派精明的夥計到鬧事的地方一掃聽，才知道是姓毛的支使出來的，可是大家都知道俺兒救過他的命，不知他倒為什麼下此毒手，後來還是他手底下一個徒弟被他打罵轟走以後，投到鏢店裏來，才說起這回的事，原來那姓毛的，自從被俺兒救了以後，插上鏢旗，果然一路無事，便把一隻鏢保了來回，回去見王爺交差的時候，也不知誰嘴快，便把他在滄洲丟鏢，俺兒替他耍鏢的話說了，那王爺當時便說了他兩句，並叫他把俺兒叫進府去見一見，那姓毛的本來打算邀功，結果碰了釘子，心裏本來不高興，又聽王爺說要把俺兒叫進府去，他準知道俺兒功夫比他強，要是一進王府，定會把他飯盤打掉，他氣妬交加，便想出

這樣一條惡計來，誰道俺兒中他詭計之後，雖經調治無效，便這樣把命丟了，曹老頭兒說到這裏，復又將手向桌上一拍，喊道：老弟呵，俺那生龍活虎般的兒子，便被這樣的一個人輕輕的把命要了，你想俺跟他姓毛的可算得有仇嗎？白老把道：想不到那姓毛的會下此毒手，那麼難道府裏王爺就沒有問他大公子的下落嗎？曹老頭兒道：怎麼沒有問，他便說俺兒保鏢他去，現在不在京中，那王爺也就那樣過去了，後來那廝也知道這件事辦得太辣了，怕是有人來報復他，便在府裏加緊用起黑功，又跑到武清李大亭家裏，學了紫砂掌，日夜都在準備向人廝殺，俺那時在家中一得到這個信，就要到京裏來找他，一則因為自己歲數太大，二來俺那孩兒太小，倘若一時勝那廝不得，俺這條老命，也許送在那廝之手，因此遲遲至到今天，纔找到俺這位石七兄弟，他練過劈沙掌，專能破那廝的紫砂掌，所以俺二人帶了俺的孩子，進京來找那廝，誰知石七賢弟，走到齊化門外黃酒館喝酒，不想遇見那個宗室，見他老實可欺，便想訛他一頭，俺那石七賢弟，才夜到他家，警戒他一次，第二天又遇見振貝勒搶奪良民婦女，俺那石七賢弟又路見不平，夜入貝勒府，拿走烟壺，所爲是警戒警戒他，誰知他倒一再的來攪擾俺等，若不是俺再三相勸，石七賢弟早已下手把他們打了，老弟啊，不是俺說，便像那姓何的姓楊的，少不得也要叫他們帶些彩頭回去，昨天在天橋，要不是看見有老弟你這樣一個人在裏頭，俺等便早將他等做翻了，白老把道：那麼要依一爺現在的辦法，便應當怎麼辦呢？曹老頭子道：現在俺的意思，便想等衆位能夠再見面的時候，向衆位說明這件事，叫俺石七弟，隨着衆位到貝

勒府裏去一趟，把這件事交割清楚，然後再去辦我們那件事，現在既然老弟你來了，就省得我們再去找你，依俺相勸，這件事老弟你也管不了，趁早告訴衆位弟兄，全都不要多管閑事，免得那時傷了和氣，即以老弟你論，一不爲求官，二不爲求賞，出來管這閑事，倘若一旦失手，老弟你的大英名，就算完全丟了，就算是把俺弟兄拿到當官問罪，試問於老弟又有何益，老弟你想，俺這可是爲朋友的話嗎？白老把一想，這話果然說得不錯，當卽笑向曹老頭兒道：「一爺，句句實話，我姓白的感激衆位保全微名，今天現在已晚，等到明天叫祥二辛苦一趟，把他們弟兄找來，把這話說開，從此叫他們不要管這件閑事，也就是了。」曹老頭兒道：「這可不是俺愛釘住你，你這話可靠得住麼？」白老把道：「一爺，只管放心，我姓白的，不說話便能，只要我說出來，便不准他們駁回。」一爺只管放心好了，說着又談了些旁的閒話，然後才各自安歇。等到次日，便叫祥二到貝勒府去送信，楊立，楊奎，何頭等便隨了祥二一直來到椿樹庵，白老把引着向曹老頭兒等介紹一過，然後又把曹石的來意，向衆人說了一遍，並告訴衆人不要再管這個閑事，這時衆人本以白老把爲主心骨，現在一聽白老把都這樣說，大家那裏還有異言，便由何頭兒楊奎帶了石七去見振貝勒，那振貝勒此時也曉得是自己作錯，便向石七告了錯，告訴他以後決不再行胡作非爲，又叫人拿出幾十兩銀子，給石七當盤纏，石七也不推辭，便謝了振貝勒出來，又回到廟裏，把見振貝勒的話說了一遍，曹老頭兒等都道這件事辦得痛快，便花了幾兩銀子，叫祥二買了許多酒肉，大家盡歡而散，臨行之時，白老把問他們幾時纔走，可以還聚會一天。

不可以曹老頭兒道，大概沒有這種工夫了，白老把等倒以為後會無期，快快而別，等到第二天，白老把忽然想起要問問曹老頭兒住址，以便日後可以通個信，起了一個早，來到椿樹庵，叫了半天門，裏面也沒有人答應，推了一推，門頂了個挺緊，跳進牆去一看，不但是曹石三個人不見，就是那祥二也把東西搬了個罄盡，白老把心裏笑道，他們倒搬了一個快，復又跳出牆去，走在街上，忽然見許多人交頭接耳的也不知說些什麼，白老把找了熟人一問，原來是昨天夜裏慶王府進去了人，殺死護院的毛得亮，王爺現在已然派九門提督上緊拿賊，白老把一聽，知道曹老頭兒已然得手，心裏着實為他們慶幸，便找着楊立，楊奎，叫他們趕緊辭差，免得弄不清楚，二楊何頭兒便都告了長假，在天橋開了一個羊肉舖帶飯館兒，小明子，二順等也都告假加入，舖子叫五元軒，生意却作得十分不壞，那慶王府雖然給限拿賊，誰知一連數月，依然石沉大海，那慶王也自索罷了，這件事直到現在，還有人拿他說古，這便是楔子，以後還有正文。

(完)

## 第一回 日暮蒼皇王孫失路 風塵青眼公子延師

淡淡的斜陽一抹，照在幾棵疎疎拉拉的樹林上，顯出一片晚秋的景象，在那片樹林盡頭處，一羣小廝在那裏跌撲玩耍，單有一個在旁邊站着，用一雙小眼不住的東望西望，這時從那一羣裏邊走出一個穿紅的小廝來，向那個小孩道，喂，大柱官，你怎麼不和俺們耍一會子去，那小孩子聽了只笑一

笑道，俺不，俺爸爸說不定會來查俺空子咧，要是看見俺和你們一處耍子，又要敲俺一頓好的哩，那穿紅的道，你大柱官又要拿二老當家支樁子，俺就不信二老當家便會像你大柱官說得那般厲害，那天俺到前村去給陳大娘送繩子，還碰見二老當家哩，見着俺說不了那般和藹，却未見有你大柱官說得那樣利害，大柱官和我們大家耍一會了吧，如果二老當家來的時候，就說俺等勦着你要的，那二老當家的，也就不會責備你大柱官了，那個小孩子意思，已然被他說得活動，又往前後望了一望，並沒有一個人影兒，才笑着向那穿紅的小廝道，俺便依你要會子，可是俺爸爸來時，你須替俺擔當一些哩，那小廝笑着把頭不住的點道，有俺，有俺，又向那一羣小廝們喊道，你們都這裏來，俺已求好大柱官和俺們耍哩，那一羣小廝聽了，便都擁攏了來，那個穿紅的小廝向那個小孩子道，大柱官，他們便都來了，只待大柱官吩咐怎樣耍子，那小孩子道，俺們今天還是玩一回打擂台耍子吧，大家齊聲叫好，當時便推了那穿紅的小孩子做台官，大家都做打擂的，便在樹林子裏就地畫了一個小圈子，做爲擂台，折了些樹枝竹片，做兵器用，這時那個穿紅衣裳的小廝，早已把紅汗褂脫去，露出一身賊亮賊亮的黑肉來，看他把腰帶繫了一緊，又提了一提鞋子，煞是像個擺擂的，丁字步往圈子中間一站，向那幾個小廝一抱拳，那幾個小廝便齊喝了一聲采，又聽他說道，衆位請了，俺姓張，這張家鎮有個小大聖張二禿的，只俺便是，今天在這裏擺這個擂台，並無別的意思，只是想多交幾個朋友而已，俺想天下把式都是一家，俺知道天下英雄多的是，都願意來到俺這圈子裏比併幾下，勝得俺

的，俺便拜他爲師。若敗給俺時，休怪刀槍無眼，手下無情，話已交代清楚，不拘那位，請過來試一試。這時早有一個穿藍衣裳的小兒，跳進圈裏，也把手一抱道：「台官請了，俺叫小二郎。方天玉，特來領教。」說聲請，早一掌向張二禿門面劈來，張二禿側身才躲過，方天玉一脚又到，張二禿急縱身跳起，方天玉一脚踢空，用力太猛，身子往後一栽，張二禿趁勢在背上只一掌，早已將方天玉撮出圈外，衆小廝又是一陣叫好。那張二禿在圈子裏一站，高聲喊道：「方才這位朋友，功夫還實在不錯，就是腿底下軟一點，所以被俺一時微倖，將他撮倒。還有那位比他強個幾分的，再來動手，比個高下，說猶未了，只聽圈背後有人喊道：「台官，休要張狂，待俺來，順着聲音又跳進一個穿白的小廝來，梳着一個冲天小鬚，臉上真是真紅真白，便好似畫兒上畫的胖娃子一般，笑嘻嘻的向張二禿道：「請了，俺叫神童子。周大成，也來領教。兩着說聲請，各立門戶。」張二禿用了個雙風灌耳兜着周大成兩太陽穴打來，好周大成只把身軀一縮，張二禿雙拳使空，周大成跟進用雙脇向張二禿兩拳衝進，張二禿擰身坐腰，剛剛躲過，周大成又變成野馬分鬃式，用單掌向張二禿胸部削來，張二禿用單掌一磕，周大成手已撤回，張二禿跟進去就是一個劈掌攔腰劈下，周大成擰身一撒，用左手攔張二禿右手，又用右手使一個叉花砲鎚向張二禿臉上打來，張二禿一矮身，就勢一個雙蹠子腳向周大成大腿踢來，周大成腰上一長力，雙足一甩，讓過張二禿，就勢一拳向張二禿頭上打下，張二禿縮頭，周大成一拳走空，跟着雙腳向張二禿腰上掃來，張二禿窩腰讓過腳去，趁周大成兩腳尙未站穩，就勢一領，順手一推，周大成身子



一幌，跳出圈外，衆小廝又是一陣喝采，張二禿雖然打倒周大成，已然混身是汗，氣已大喘，正待再交派兩句，藉事休息，圈子外頭，早又跳了一個瘦小枯乾的小廝進來，叉腰一站，向張二禿微微一笑道：張台官連贏二位，功夫端的了得，俺兀自有些不揣力量，特來領教兩着，請張台官下手留情，張二禿道：通上名來，也好動手，那小廝道：俺叫病諸葛尤鎖頭，請，忽的雙拳並舉向張二禿面前遞來，張二禿才待用手去分他時，他的雙手早已撒回向當胸打去，張二禿急閃時，尤鎖頭早又把雙手撒回換了雙脚向張二禿下踢來，張二禿便不再躲他，只用左手向尤鎖頭門面一幌，右手便當胸一拳，那尤鎖頭身體真個十分靈便，撒回雙脚用左手擋過張二禿當胸一拳，右手舉起，才喊一聲着，兩個人裏早倒了一個，原來正是尤鎖頭兒一隻右脚被張二禿揪住用手一撈，尤鎖頭兒吃力不住，一交摔倒，站起來臉一紅，跑出圈去，大家又是一陣喝采，張二禿一看，這一般人裏，幾個有頭有臉有本事的，都算事排頭贏了，再有的幾個，更不是自己對手，便站在圈子裏微然一笑道：衆位還有再來比併幾合的嗎，如果要是沒有人再來賜教，俺便要收播了，說時，剛要翻身去拾掇圈子裏的樹枝竹片，却聽背後喊道：且慢，待俺來陪你走兩着，張二禿扭頭一看，趕緊陪笑喊道：算了，算了，俺們這個，不過是玩耍一會兒，大柱官的拳頭，俺是吃過的，俺願認輸就是，華大柱笑道：俺也只是與你做耍，請你過來一試罷，張二禿見推脫不掉，便又把拾起的東西重復放下，把衣襟又掖了一掖，笑着向華大柱道：請大柱官手下留情，說完一躡身，把拳勢一變，使出一盪地躺拳來，那華大柱只笑了一笑，他使出一躺最精

練的劈掌來，兩個人走了也就了二三十個回合，張二禿忽然把雙脚一登，就地跳起，左手往華大柱面門一掌，右手一撐華大柱的腰，那隻右脚便向大柱小肚子踢來，好大柱蹲身讓過，張二禿左掌斜身窩腰躲過，張二禿右手雙拳下砸，往起一挑，恰好張二禿脚到，華大柱用了三成力，喊一聲來得好，張二禿早已摔倒圈外，衆小廝齊聲喊道：這纔是好俊功夫哩，喊好之聲未絕，忽聽樹林子裏面一聲喝喊道：好大柱，豈敢在外面胡鬧，還不快回家去，衆小廝全是一驚，急回頭看時，只見樹林邊幫過一個少年來，却認得就是華大柱的爸爸，華二當家，張二禿趕緊陪着笑道：二老當家，却恁地閒在，敢是從前村董老爹家下了棋來，那華二當家笑着道：不會，不會，在你們這羣小哥未擺擂台之先，俺便來咧，在樹林裏看了半天打擂的了，張小哥端的好靈便拳脚，吃了擻翻了好幾個呢，只是俺來問你，你們拳脚這般熟練，兀誰教授你們來，這時張二禿看着衆小廝，衆小廝也乾已眼看着張二禿，便像木雕泥塑般，一個個開口不得，倒是那華大柱看見自己爸爸，雖然有氣，却不像往常一般，臉上似乎總有一些笑容，這看見自己爸爸，問這般小廝誰教授的功夫，他們兀自不答，惟恐爸爸吃惱，一時又要動起真氣，便趕緊笑着上前道：爸爸，要問是誰教給俺們的武功，便是那天在前村的要飯的那先生教給俺們的咧，華二當家聽到這裏忙問道：現在什麼地方住，這時張二禿見華二當家並不動怒，知道這事不甚要緊，便趕着插話道：二老當家，那要飯的先生便住在前村陳大娘房子旁邊，那個小四大王廟裏，那華二當家道：你們便引俺去，張二禿骨都着嘴道：多半這時還不在家哩，那少年道：却往

那裏去，張二禿道，他還要出去討飯吃哩，那少年道，他教給你們功夫，你們便一些什麼吃的都不預備，倒叫他自己到別處討飯吃，張二禿道，二老當家說得好風涼話哩，俺們這些人，不要說是家裏拿不出，並且那裏敢向家裏提一個字，但是除了大柱官時常送些他吃食以外，俺們也時常偷些饅餅子送給他飽肚，只是那先生，兀自好大飯量，他總是說聲今天將就了，再也沒有他說吃飽過，那華二當家聽着笑了一笑，又長嘆了一口氣，楞呵呵的向那些小廝道，現時天已不早，多半也許回來了，你們且引俺去，不在時再折回來就是，張二禿道，恁地時，二老當家便隨俺來，這時太陽已落下山脚，樹林子裏又圓圓的推出冰盤般大小的一顆月亮，那華二當家在一邊走着，一邊向張二禿說道，你們怎的便知道他會武藝，却又怎生叫他教的你們，張二禿道，提這話時，請二老當家且休動氣，俺便肯說，華二當家道，你儘管說，俺只不生氣，就是張二禿道，除去大柱官之外，俺幾個，差不多天天都在這村外樹林子外玩耍，有時大柱官也到這裏和俺湊熱鬧，有時俺幾個便喜跌撲爲戲，偏是鬥大柱官不過，俺便想找一個先生教導兩着，然後把大柱官打敗，却叫這般兄弟服俺，恰巧那天到前村去找俺爸爸，就看見這位要飯的先生，他叫俺小哥，便向俺要錢，二老當家想，俺那裏有錢給他，他偏不肯放俺過去，只是在俺前後左右，攔擋着俺的去路，那時俺那裏知道，他是會武藝的，見他不放俺過去，俺便一時火起，猛的飛起一脚，向他踢去，華二當家笑道，這一脚怕把那潑乞丐踢個半死，張二禿道，二老當家莫取笑，俺這一脚踢去，便像踢在石頭柱子上一樣，痛得俺連縮回來，那有些吃力了，俺那

時還不知道是先生鬧的玄虛，俺還當真以爲踢着石樁子，樹根子，撤回腳來當胸就是一拳，誰知這一拳如同打在棉花絮上，俺便再也收腳不住，一交摔倒，俺還是不服氣，這次看准了他的臉上就是一拳，他却把身子一撤，俺的掌一空，人便從外倒了出去，他只在俺脊背上用了兩個手指頭一點，俺便混身酸痛，再也動彈不得，他見俺變成這種樣子，他便向俺笑了一笑，把俺放在這裏，他竟自走去，那時俺的身體雖然不能動，心裏還是明白，便喊他轉來，他又笑嘻嘻的轉了過來，問俺叫他則甚，敢是給他銀子，這時俺已然知道，他是有功夫的人，那裏還敢向他倔強，只得笑說給他錢，只是叫他先把俺放開，誰知他却把頭搖了一搖，笑看向俺道：現在還用你給，俺自己便會掏，說着他走過來，便摸索俺的口袋，說來可憐，俺不過打算哄他把俺放過，那裏真有錢給他用，誰知他一見沒錢，當時把眼一瞪道：你這潑小廝，敢來哄咱，且吃咱一拳去，他說着一拳早到，可憐那時俺想跑都無力，只好閉了眼聽他來打，誰知他却輕輕在背上敲了一掌，當時身上便像撒去定身法一樣，腿也會動了，俺那時却又懵懂住，像那樣武藝，還不該跪在地下拜他爲師嗎，誰知那時便再也想不起來，一心只想把他打壞，出出這口怨氣，因爲俺打不過大柱官，便一直跑到大柱官學裏，扯了一個謊，說是大柱官家裏有要緊事，請先生早放一半時學，先生許了，便同了大柱官出了學房，但是一想，這話要是向大柱官說出真情時，大柱官一定要吃惱，不管，或者還許嗔俺不該說謊騙先生，倒要敲俺一頓好的，有心不說，又怕大柱官不肯幫忙，便硬着頭皮，一五一十的說了，那知大柱官不但沒有吃惱，反而喜出望外，

便叫俺快引他去，俺還以為大柱官答應了打他呢，便興致忽忽的引了大柱官去，正好他還沒有走，看見俺引了大柱官來，便向俺笑道：「你這潑小廝，腿上倒有功夫，站起來就跑了，現在却怎的又轉來，敢是約了有錢的來，替你還賬嗎？」好，快拿錢來，俺好贖路。那時肚子氣得都快破了，恨不得請大柱官趕快把他攔倒，好痛痛快快的敲他一頓，誰知大柱官聽了這話，走向前，陪着笑，向前深深一揖道：「先生休要和他動氣，俺這裏替他陪罪，說着大柱官早磕下頭去，口裏却又不佳說，先生請你收我做個徒弟吧。這時俺也恍然悟過味來，但是大柱官他已然來了，俺便也來個，就坡下跟着跪在地下，口口聲聲的叫起師父來，那時他便向俺哈哈笑了起來道：「咱是潑乞丐，那裏能做你們師父？」禁不起和大柱官再三求他，只是跪在地下不起，耗了怕不有一頓飯的功夫，兩個磕膝蓋，先前還覺得痛，後來兀自麻得連疼都不知道了，這好話也不知說了多少，他才微微的一笑道：「你這小潑皮，便慳慳得這樣，咱來問你兩個，倘若收了你們兩個，你們可能供應我的吃穿嗎？」那時俺和大柱官巴不得一時便收俺兩個做徒弟，現在見他要應了，便一口同音的答應他辦得來，他見俺們答應了，他才叫俺們一起去，這便是他收俺們做徒弟起頭。華二當家道：「那麼你們後來怎生供他飯食？」張二禿道：「這俺不敢說，華二當家道：「你只管說俺便不吃惱你。」張二禿道：「全是大柱官每天把學錢攢下，到晚上就去送給那先生，俺攏共也沒花過一個錢。」華二當家看了華大柱一眼，又把頭點了一點道：「你們兩個是拜了先生的，他們這一般呢？」張二禿道：「他們後來也不是怎生知道了，便也求帶他們去拜師，誰知先生再也不

肯收，只是在我們每天練的時候，叫他們從旁邊看看，有時大柱官也背着師父教他們兩手兒，華二當家道，武藝是先生教的，打擂台難道也是先生教的，張二禿道，不是不是，那是上半年村裏謝神請了說書先生說的三俠五義，俺和大柱官偷偷聽了一次，見他說得熱鬧，便來學他一學，華二當家笑道，你們這羣無賴子，是誰給你們起的綽號呢，張二禿道，只是二老當家裏看青苗的吉三給俺們起的咧，華二當家笑道，這一羣潑皮，端的氣死人，又向張二禿道，你們先生，他叫什麼名子，可曾問過，張二禿道，俺便和大柱官問過多少次，先生只是向俺們笑，兀自不肯說，後來問急了，他便說以後你們只管叫我王先生好了，華二當家聽了，把個頭不住搖道，不妥不妥，你們快隨俺來，於是張二禿在前，華二當家帶領衆小廝在後，一直奔前村走來，好在地方沒多遠，不一時早到，張二禿向華二當家道，二老當家且慢進去，待俺進去看看，先生可曾回來，華二當家道，不消，不消，你等只隨俺進去，張二禿不敢再說什麼，這小四大王廟，就是村裏的一個小龍王廟，裏面除去一間小殿之外，還有兩間小土房，因為一向沒有人住，裏面已是剝落不堪，張二禿用手一指向華二當家道，二老當家，你老看這裏，而那間屋子裏，就是俺先生的住室，華二當家也不理他，只走了進去，原來那討飯先生果然還沒有回來，屋子裏一般潮氣噴人，除去一鋪土炕之外，任什麼都沒有，華二當家看了，才要出去，只聽院裏一陣脚步響，就聽一個人說話道，敢又是姓張的潑小廝，咱是怎樣囑咐你，叫你不要在咱不在家的時候，滿屋子瞎串，你偏要瞎串，咱今天要不叫你這小子吃點苦頭，你大概也不知道咱的厲害，張

二秃一聽趕緊向華二當家道，二老當家，你老聽見了沒有，俺的先生回來咧，這便怎樣是好，華二當家道莫慌，有俺在此不妨事，說着迎了出去，但見院子裏站定一個人，雖然是混身泥穢不堪，臉上却是精彩弈弈，這時已是深秋天氣，他身上還是穿的一件又油又破的夏布長衫，他見華二當家出來，趕緊把身子往後一退，用手一指道，什麼人，華二當家道，俺便是這村子裏的主人，那華大柱便是俺的兒子，兒子跟老師都學了這些天功夫，俺倒還未曾拜見先生，於禮上實在有些說不去，請先生莫怪，此地亦非談話之所，請到寒舍一敘如何，那先生聽了，向華二當家道，原來您就是這一村之主，咱在這裏叨擾多天，還未曾給您請過安，這些小學生們都喜歡玩，咱便陪着他們玩了這麼多天，俺倒時常勸他們不要拋棄了學業，請您不要以此見責，承您賞臉，本當到府給您請安，只是咱今天夜晚便要從此動身，要到蘇州去看一個朋友哩，華二當家笑道，先前俺不知先生住在這裏，竟屈尊這一向，實在是不過意，今天無論如何，務必請先生到家裏隨便談幾句，吃上一頓飯，大家熱鬧熱鬧，然後先生有事，自管請走，決不敢強留，那先生還要讓時，華二當家向衆小廝一弩嘴，衆小廝便一擁齊上，有的推，有的拉，便把那先生擁了出來，那先生道，你們且放手，咱便跟你們去如何，衆小廝這才放手，那先生便同華二當家慢慢的談了起來，華二當家道，俺這村離青州不遠，名叫二十四里桃花鎮華家村，這村裏以姓華的佔多數，只俺兄弟二人爲長，俺哥哥叫華光宇，俺叫華光文，本來都做個芝麻大的官，却因爲受不了那些骯髒氣，好在家裏有這二畝薄田，也還夠吃，便把官一齊辭了，俺哥哥看

破世情，便念起佛來，現在只剩俺一個照料村中這些瑣事，兀自有些不耐，請問先生尊姓，聽尊家說話，倒像是從京裏來的，那先生聽了，把頭點了兩點道：「咱和你倒是同情的，俺只姓王，名奇，果然被您猜着，俺便是京裏的人，呵，華莊主，你若肯看得起咱，請你不要問咱過去未來，日後自能使你明白，倘要看咱不起時，俺便要從此告辭，海走天涯，另尋知己。」華二當家道：「既是王先生這樣說，俺便不問就是。」說着已然來到家裏，華二當家叫家人取過衣裳，送給王先生穿了，又吩咐做幾味可口菜來，席間華二當家說起華大柱，意思打算請王先生再教下去，王先生道：「令郎實有可造之材，就是張家那小孩子，也大大是塊料，只是咱不過會個三手五手，原為防身之用，那裏便能做人家先生，既是華莊主這樣看得起咱，說不得，咱便暫時答應着，等他們練過一年半載，那時咱再指引他一條明路，去拜個好先生。」華二當家聽了，自是歡喜，便趕緊把華大柱叫了進來，又叫他去喚張二禿前來拜先生，華大柱看見華二當家十分喜歡，便向華二當家道：「爸爸再向王老師說一聲，可以叫方天玉他們幾個也來拜師嗎？」因為他們幾個兀自想學的緊，華二當家聽了，笑向王先生道：「王先生聽見嗎？可以讓他們都來拜個師嗎？」王先生聽了，繆眉道：「並不是咱多教怕累，只是咱看這一般人裏，除去令郎和張家那小孩子之外，其餘資質雖還不壞，只是性情過劣，恐怕未必能按步就規，學了武藝之後，反而能使他們走入歧途，那時便反為不美了。」華二當家道：「先生說的是，只是俺想他們這一般小孩子，生長鄉間，習性使然，或則跟隨先生經過陶染以後，也許便能換過性情，亦未可知，就請先生多分神罷。」王



先生聽了把頭點了一點道，恁地時，咱便再多做件錯事，華大柱聽了，知道王先生已是答應，歡喜不過，便不再等華二當家囑咐，便跳着走了出去，去喊他們一般小朋友去了，有分教，頑皮赤子，盡作糾糾武士，落魄王孫，樂充好好先生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 悲際遇醜髮偷學藝 喜同心披髮急親辭

孩子們都進來，雁一般的排在那裏，這時華二當家早教家人把大紅燭點了，地下舖上紅毡條，華大柱當先磕下頭去，衆小廝也挨着磕了，王先生微微的笑着道，今天咱把你們收了做徒弟，咱便是你們老師，我說的話，你們必須要緊緊遵守，衆小廝齊答應了一聲，是，王先生又繼續着說道，咱這門裏，有幾樣最要緊的事，你們務必記住，第一，忌淫，這是練武功最忌的一樣事，因為破壞自己武功，其事還小，害人清白名節，其罪特大，第二，忌殺，練武功原為強煉身體，以備不虞，並不是為殺人害命，睚眦必報，殺一無罪之人，即多傷一份天德，況且，即使有罪，自有國家典刑在，也用不着咱們來多殺人，第三，忌竊掠，無義之財不可貪，竊取不可，明行搶掠，更是自干法紀，弄得來害人傷家破產，弄不好自己便有性命之憂，貽羞親師，第四，忌酒，酒能亂性，最易僨事，飲酒過量，不自覺悟，做出不倫之事，待到酒醒，追悔不及，練武功夫的人，最要緊的是要有涵養，橫侮當前，應知引避，書上說大智如愚，深功自藏，武術一道，也是這個樣子，至於當仁不讓，見義勇為，排難解紛，更是餘事，自今天起，你們便須守着咱

們的規章，即便咱離開你們，也不得一時違背，倘若被咱查出，那時咱便要對你們不起，休說那時咱不顧師生之義，衆小廝又齊聲答應，是王先生又道，你等的名子，有的可用，有的却要改，趁今天磕頭的時候，咱便替你們改一改，華大柱原是小名子，因改叫一個梁子，也是大柱的意思，不知華莊主以爲如何，華二當家道，先生改得好，俺一向只是嫌他俗，如今改得又響亮，又大方，大柱還不過去謝先生賞給你名子，大柱過去磕頭，站在一旁，王先生又向張二禿道，你的名子，簡直的要不得，咱給你改個什麼名子呢，有了，就着你這個身個兒起一個兒，就叫張興霸吧，張二禿也爬在地下，把頭磕了，王先生又叫過方天玉道，你的名子很好，可以不用改，只叫方天玉好了，不過，你的外號什麼小二郎，這却萬萬的要不得，這都快成鼓兒詞上的名了，再者外號是要在江湖上闖出來的才算，私自起的不能算數，你們以後，都要把外號取消，方天玉笑着答應退了下來，周大成早走過去，王先生一看，先一縐眉道，大成，大成，何事不成，奈何，大家也不知道王先生說的是什麼，都有些楞楞柯柯的瞧着王先生，王先生定了一定神道，周大成，咱來問你，你是實心實意的學武功嗎，周大成道，俺要不是實心來學，焉能在此久候，王先生道，你學了武藝之後，打算怎樣呢，周大成道，俺學會武藝之後，便想効力國家，求個上進，王先生聽了微微一笑道，好，但願你能言行一致吧，你的名子大可以用，不必改了，周大成謝過王先生也退在一邊，王先生一看，那邊還有三個小廝，便叫道，你們都過來，三個聽了，便一齊走了過來，王先生道，我看你們三個太小，練武一層還談不到，你們還是好好去念兩年書，等咱不走

的時候，你們再來學吧，王先生說完又向他們一笑，那裏頭兩個小一點的，答應了一聲是便退了去，那個稍大一點的，便向王先生道，王先生却怎的不公，俺尤鎖頭身量雖小，怎的便說俺練不出來，王先生道，咱看你歲數太小，況且身體軟弱，不宜學武，等你念過兩年書，身體少爲健壯，然後再來從咱學武，那時也不算晚，王先生話還未了，張興霸旁邊插言道，先生，你莫小看他，他是天生的這樣一副病容，其實他的武功在俺們這一班裏除去俺和大柱官之外，別人兀自抵他不住哩，王先生聽了點點頭道，既然如是，咱便將你收下，只是你除這名字之外，可還有大名嗎，尤鎖頭道，俺在學房念書時，先生替俺起了一個名子，叫介英，俺一時却說他不慣，王先生道，介英，介字不響亮，咱替你改個俊字，你就叫俊英吧，尤俊英磕頭謝過，這時華二當家便叫人去把各小廝的家長請來，這裏頭有的是村裏的小住戶，也有是華家管田的莊家人，大家聽了華二當家來請，誰敢不去，當時大家便都來到華家，華二當家叫他們坐，他們那裏肯坐，還是華二當家再三讓着，幾個小有頭臉的，才都坐下，還有幾個始終不肯坐下的，華二當家也就不便再讓，只得由他們去，大家一口同音的道，華莊主叫俺等有什麼吩咐，華二當家道，今天俺請你們來，不爲別的事，只因俺今天替俺大柱兒請了一個教武的先生，打算叫你們幾個孩子，也跟在起練，不知道你們自己願意不，大家一聽，這是求之不得的美事，那敢說是不願意，便又一口同音的道，俺等都願意，只看他們喜愛學不，華二當家道，這倒無須過慮，他們早已答應了，大家道，既然他等答應願學，俺等便是願意，不過如此攪擾莊主，實在過意不去，

華二當家道，既然大家都願意，這些客氣話，不要講了，今天是拜先生的頭一天，俺這裏備了些酒肉，便請你們大家來同飲幾盃，大家齊道，孩子們在這裏攪擾，已是過意不去，俺等要是再來添事，益發對二老當家不住，況且俺等都是什樣人，怎敢和二老當家坐在一起，華二當家道，今天俺只是爲湊個熱鬧，你等只依俺坐下吃盃兒，俺便喜歡，況且俺大柱兒已和你們小孩子同拜過師，便是師兄弟更不必謙讓了，衆人還待謙讓時，王先生道，俺看你們都很爽快，却爲什麼這樣婆子氣，還是坐下的好，衆人只得依實坐了，家人已然燙好了酒，端來大肉，先前大家還有些拘泥，後來看見華二當家有說有笑，便都把膽放大了，竟大吃大喝起來，好一時，才吃罷了飯，大家便都告辭，華二當家道，天已不早了，既然你們要回去時，可都把孩子們帶回去，明天再叫他們來，王先生道，就是明天，也不要老早來，總還是挨點的時候再來，大家答應着便都謝了華二當家，和王先生告辭，帶了孩子轉去，王先生又和華二當家談了幾句話，然後纔各自安歇，從第二天起，王先生便教起這班孩子的武功來，因爲各人體質不同，便一人教了一樣特長的本領，一幌的功夫，已然到了夏天，天氣是非常之熱，從前教拳總是在華家後院裏，這時因爲天氣一熱，在那裏練，諸多不便，便向華二當家說好，搬到前村一個大樹林底下去練，這時衆小廝已然都學得有了幾手功夫，一個個興致勃勃，都願意到外邊去練，也好叫村裏的人看一看，於是便都把個人應用的東西，收拾齊全，一齊來到前村樹林裏，這時太陽雖然落下山脚，那般餘暑，依然十分炎熱，一溜幾十棵楊柳樹，綠得便像要滴出水來一樣，幾個莊家人

扛着種莊稼用的東西，沿着那道小河光着腳赤着背，踏着步唱着山歌往村裏走去。河裏頭有幾隻小船，已然都停泊在那裏，船頭個個冒起炊烟，往河那邊看去，遠遠的山脚下，稀稀落落的有幾個騎牛的小廝，騎在牛背上，用力催那牛轉去。王先生帶了這一羣小廝，來到柳林裏面，找了個寬大平淨的地方，叫他們把地下小石頭先檢了，然後叫他們把長衣服也脫了，王先生找了一塊石頭坐下，向衆小廝道，你們先個人走一趟拳腳，然後再搭打架子動手，刀槍傢伙放在最後，你們誰先練，張興霸道，師父我先練吧。王先生道，好，今天是頭一天在外頭練，千萬格外留神，不要讓街坊笑咱這教把式的飯桶。這時樹林子外面，已然站了不少莊稼人，張興霸道，知道了，說着一轉身，兩手一背，雙腳一蹬，打出一趟羅漢拳來，這羅漢拳在拳術裏最爲難練，情形就彷彿迷蹤拳差不多，非得身體高大，氣質雄壯，不能練到好處，這一班人裏，就是張興霸身體氣質全相宜，王先生就把這一趟拳教給了他了，也加上他真肯十分用功，所以練的才有半年多，可是精氣神已然練得有些眉目了，這一趟拳足練了有一頓飯的功夫，歸回原處一站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向王先生道，還求先生指教，王先生笑了一笑道，也還罷了，就是手眼身法步，還差老到，你先歇一歇吧，張興霸退在一旁，王先生道，你們誰再練一趟，方天玉道，師父我練一趟吧，王先生道，好，你練吧，方天玉來在中間，就地就是一個掃堂腿，跟着便劈劈拍拍的踢了起來，這趟腿名子叫彈腿，專用的腿上功夫，方天玉打完，也往旁邊一站，這時周大成早已拾掇整齊，也不等王先生說話，便跳到場子裏去，前掌撮後掌，走出一趟八卦拳來，手眼身步，沒

有一樣不精，沒有一樣不到，八卦推完，往旁邊一站，王先生心裏十分喜歡，但是嘴裏却不願少加一點獎勵，只微微點了點頭道：「也難爲你，尤俊英道：『老師，我還練嗎？』王先生道：『你怎麼就能不練？』尤俊英笑着答應一聲，是一步三幌的走到場子裏，把兩個小圓眼珠一轉，右手猛的一起，左手便往眼角一橫，身子忽的蹲了下去，忽的左腿一起，右腿一拳，縱身一跳，起的足有七八尺高，掉下來便像棉花團相仿，一點聲音都沒有，左掌往右一推，右掌往左一拳，右腿往前一伸，把腰往後一挺，橫着縱出去也有一兩丈，煞的身體一拳，雙腳落地，平身往後一倒，躺在就地，兩手一抱兩腳，登時拳在一團，腳東邊一蹬，手西邊一甩，從那邊又滾了回來，來到王先生腳下，猛的擰身一縱，平地躍起，雙腳一裹，一個旋風相似，滴溜溜一轉，便蹲在那裏，向王先生道：『師父，你看俺可還堪造就嗎？』王先生笑道：『難爲你這肘架子，倒練得這樣俐落，不過咱再告訴你一句，以後蹬腿出去的時候，要把雙膝磕緊，不然從猴拳變到地趟拳的時候，那就容易被人看出破綻來了。』尤俊英答應着走過一邊，王先生向華梁道：『該你去練趟了。』華梁道：『請問師父，俺練那一趟？』王先生道：『你練一趟太極拳吧。』華梁答應着走到空地中間，八字步站好，左脚一實，左手運力，開始練了起來，只見他便如同同一團棉花般，說他軟，他却一鬆就起，說他硬，他却靈若無物，頭兒正著，胸兒合着，背兒拔着，肩兒沉着，肘兒墜着，膝兒護着，裳兒裹着，腿兒拳着，腰兒直着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嘴不張，眼不定，腳不亂，手不顫，進步如貓行，退步如抽絲，力到撼山，氣噴裂帛，起如鸞鷹，伏如狡兔，脚下塵土不起，頭上樹葉飄落，足練了有一個時刻，方才把拳收住，問王

先生道，請老師看有什麼可以有一點要得，王先生道，大致已然不差，只是行氣的地方還差一點兒，大概再加功夫練，有個一年半載的功夫，總又可以長進一點了，今天我看已然晚了，可以把東西收拾起來，明天再練，華梁答應着剛要去收拾東西，張興霸急急向前道，老師，夏天練武，只能趁着早晨和夜晚，早晨不是要去念那牢什子書，就是要去幹那田裏的事，那能得閒，今天雖然快黑，可是月亮已然快出來了，趁着月色，又涼爽，又清靜，俺等正好大練，怎的老師倒要收拾東西轉去，王先生笑道，咱看今天雖然頭次拉出場子，總是還不至於現眼，你們既然一定要練好，咱便再看你們個到底吧，王先生一句話還沒說完，忽聽背後有人說道，王先生便依他們再練一會兒吧，王先生回頭看時，正是華二當家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王先生笑道，華莊主什麼時候來的，你看咱這練把式的，便絲毫沒有覺得，華二當家也笑道，俺是方纔聽管莊的老劉說王先生帶了他們在這裏練拳腳，俺纔趕到這裏來，誰知王先生却又耍轉來，俺今天看月色正好，無妨再叫他們多盤幾趟，王先生以為如何，王先生道，俺恐怕他們太勞累了不好，所以才叫他們收拾東西回去，誰知他們到興致勃勃，不願就回歇息，便是莊主不來，咱也要看他們個到底呢，便請莊主坐，咱來分派他們，王先生說着便向張興霸道，還是你先練，張興霸道，老師，俺還是練趟拳腳，還是走一趟傢伙，王先生道，拳方才已然練過，不必再練，傢伙倒還使得，你去使來咱看，張興霸答應着走到場子裏，拿起一根齊眉棍，單手一推，用了一個架式，把棍推了出去，跟着一個左插花，一個右插花練了起來，先前還得見是棍是人，後來只見一圈

白光，趁着月色，忽然滾到東，忽然滾到西，便如一個白球相似。華二當家看着喝了一聲采，便向王先生問道：「這趟是什麼棍端的，耍得精熟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叫左家棍，又叫老莊家棍，共有一百零八手。左邊三十六，右邊三十六，共成地煞之數，上十八，下十八，共成天罡之數。這趟棍如果練得純熟，可以變化無窮，是兵刃裏頭帶桿子的傢伙，兀自要讓他一步哩。」華二當家道：「這要有個三五十個人，怕不都要讓他擗倒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那却未必，正說時，再看張興霸早又向樹林裏邊舞去。王先生才待叫他轉來時，那張興霸早已栽倒在地，却從樹後轉出一個女人，哈哈一笑道：「就憑這樣棍法，還要講什麼天罡地煞，倒是看莊家去吓吓老黑吧。」王先生和華二當家急向那邊看時，月光之下，看得清楚，原來是一個十幾歲醜丫頭。華二當家一看，不由怒道：「小芳，你怎敢大膽到此？」那女子笑道：「二當家的，便這樣講，難道不許俺偷看一眼？」華二當家再待申斥時，那王先生早已走了過來道：「莊主怎的倒和他相識？」華二當家道：「說來慚愧，他是俺家粗使的一個婢子，却這般無家教，使老師恥笑。」王先生道：「莊主何必這樣謙攜，咱再請問莊主，她是不是莊主自幼買來，還是最近買來，他姓什麼，家住何處？」莊主可否一一見告？」那華二當家聽了倒是一楞，忙向王先生道：「他並非俺銀錢所買，是三年前俺大哥從任上歸來，半路中看見此婢賣身葬母，是俺大哥，見他可憐，替他把母葬了，帶到莊裏來，俺老母看他十分賢儂，便把收留房內，伺候茶水。據俺大哥那時問他就是距曹州府十幾里地曹八集的人氏，他姓曹，小名方兒，俺母親替他改名小芳，大概今年已有十二歲了。老師問他這樣詳細怎的？」王先生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

咱看他身體像是懷有絕藝，因此咱才細問他的來歷。華二當家方要問他有何絕藝，只因旁邊站的張興霸，手裏舉着兩根木棍，向那小芳當頭砸下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王先生要攔來不及的當兒，只見小芳把手向上只一擋，雙棍早飛，進步方才待要躲，王先生早已向前用手橫住道：「且慢動手，聽咱一言。」那小芳便把伸出的脚重復縮回，張興霸早已跑了回去，向大家一伸舌頭道：「好結實的胳膊，俺倒吃他撞的不輕哩。」王先生看了，不由勃然怒道：「你這毛丫頭便這恁地無理，休走，且吃咱一掌去。」曹小芳便不慌忙用手接住，便真個一來一往的動起手來，這時大眾不要說是詫異，就是那華二當家也覺得十分奇怪，知道也不過是個落難的民女，誰知道他倒有這般俊的武藝。正在酣鬪的時候，王先生陡的跳出圈外，陡的一聲喝喊道：「且慢。」那小芳便也收住脚步，向王先生一笑道：「教師難道怕了俺嗎？」王先生哈哈笑道：「咱便怕了你，咱來問你，你這拳脚功夫，是幾時學起，令師何人，却怎的便和咱宮裏？」王先生說到這裏，一時失了嘴，收不轉來，便道：「却怎的便和咱練的拳一路招數？」那小芳聽了笑道：「王先生，俺這個拳脚，只是莊家劈柴的架子，那裏便說得起師父徒弟，不怕吃莊主和衆位少爺恥笑的話，俺這拳便是和王先生學的。」華二當家斥道：「小芳，休得胡道，快以實話相告。」小芳笑道：「說來莊主兀自不信，真便是和王先生學的，且聽我說與莊主聽。」自從去年，大柱官拜先生時候起，俺便天天在練拳脚的時候，暗暗的偷看，那時是在書房院子裏練，俺便在背地偷着學了幾手，後來覺得益發有趣，俺便除去伺候老太太之外，閒了便練，直到今天，見把練藝的場子，挪到村外來，俺一時便出

不來，好容易等到老太太睡了覺，俺才偷偷的跑到這裏來，恰逢張家哥子練棍練的高興，是俺一時大膽，把張家哥子一時撈倒，這便是以往實情，多半老太太這時也要醒了，俺還要去伺候老太太去了，說着纔待轉身走去，王先生向他攔住道，且慢走，咱還有話問你，你說你的功夫是偷着學咱的，這却不假，只是你方纔打咱一掌，那分明是劈沙掌，咱却絲毫沒有教過，你怎的倒這麼純熟，難道這也是偷着跟咱學的吗，講那小芳聽到這裏，忽的雙膝跪倒，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，華二當家和王先生倒老大的吃了一驚，王先生臉上好不得勁，趕緊上前用手相攙道，有話且站起來說，爲何便般模樣，既是老太太等你，你就快快前去，爲什麼便急得這個樣子，華二當家道，小芳起來，快快隨俺轉去，這裏也不是談話所在，當時大家看見這個情勢，知道是不能繼續再聽下去了，便一齊收拾了東西，隨了王先生華二當家走回莊去，這時看熱鬧的幾個莊家人，正看得興高采烈，忽的見把場子收了，心裏老大不快，但是誰也不敢問一聲，只得背地裏私自談論，單說裏面有一個土混混，姓馮，名利，在鄉裏是無惡不作，欺軟怕硬，敬光棍欺寡婦，坑朦拐騙，到處害人，原是萊州府小馮莊的人，因爲訛詐當地一個寡居，那寡居的哥子在縣裏當的好紅差使，便把馮利捉到官裏，當堂打了四十小板子，在縣衙門枷號了三個月，官司完了，在那裏住不下，才把家小搬在這華家村西村白熊崗住，依然是兩個肩膀扛着一個口嘴，滿處游蕩，也有兩家不成人的子弟，終日和他厮耍，他便借着這個由頭，在外面欺詐拐騙，今天是從閻王堡一家姓秦的家吃了酒回來，走到這裏，看見王先生和一班小廝在這裏練

拳，他便也擠在人羣裏看熱鬧，後來他看華二當家和王先生講話，他雖然不會和華二當家交往過，他的耳朵裏，早已聽說這華家村，有這樣一個人物，他恨不得當時去把王先生打開讓牠來談談才好，後來又見出來一個小女孩，居然會跟王先生動起手來，他心裏便有十二分爽快，又恨不得那小女孩把那王先生一拳打倒，後來王先生陡的跳出圈子外，向那小女孩說話時候，却說了一句怎的便和咱宮……說到這裏便都不說了，心裏便起了老大狐疑，看見大家分散，他便也跟着走了下來，一壁走一壁想道，好一個華二官人，却怎的便和一個江湖上，買草藥使拳棒的走在一起，俺看那廝，那裏是教拳棒的，一定是名逃犯，在此隱藏身子，他適才說到一個宮字，難道他便是宮裏的禁衛，惹了風波，逃了出來的，俺只想認識這華二官人，也曾幾次想同他兜搭，無奈那廝眼空四海，却不來理俺，今天這事，不落在俺的眼裏，也就罷了，既然落在俺的眼裏，這却是俺的運氣到了，看他還似先前那樣看待俺，不但是從什麼地方下手呢，他又是個正經人，却又找不出他一個歪縫子，馮利一壁走一壁想，不防闖到前邊一個走路的身上，那人便罵道，瞎了眼的狗潑皮，便怎的不睜開了眼走路，却來闖你老爹，馮利一聽聲音好生廝熟，便喊了一聲道，敢是吉二老爹嗎，俺是馮利，一來天黑，看路不清，二來心裏盤算一點事情，沒有看見老爹，可曾撞傷老爹，俺這裏先道非禮了，那吉二聽了着，俺道夜靜更深，沒有人敢從俺田地邁過，原來是馮老弟，俺想年老眼鈍，未曾看出是老弟，要看出時，天膽也不敢說一句錯話，來來來，隨俺進去吃杯茶吧，馮利忽的想起，吉二老爹時常誇說自家拳脚功夫，

如何精深，今天何妨進去談談，用言語激動他，教他把那姓王的打倒，俺然後便由他做個進身之階，想到這裏，便又謙遜道：「今天夜已深了，改日再來。」陪老爹說話，那吉二因為無故惹了他，惟恐他心中記恨，現在見他不肯進去，心裏益發不安，便看着向馮利道：「老弟，這是你的不是了，來到哥哥這裏，還要講什麼客套，管他夜深，且進去吃杯茶看，說着便一手挽了馮利，往裏就拖，馮利也就依勢走了進去，吉二掇了一張椅子讓馮利坐了，又要張羅去弄茶，倒是馮利把他攔住，他便笑着問馮利道：「老弟一向不見，却怎地這早晚從這裏經過？」馮利道：「俺也只是窮忙，少來問候老爹，敢問老爹一向可好？」吉二啞了一聲道：「休再提起，俺這二年，其實八字不好，便處處遇見小人，現在只是鬼混，那裏還談到好不好，俺又有了這把年紀，還能活上幾年，只好由天去吧。」馮利道：「老爹說那裏話來，不是老爹一向在華二官人家裏嗎？俺時常看見老爹教華小官人的拳腳哩，却怎的倒來瞞咱？其實老爹該罰。」吉二聽到這裏，猛的把拳頭一伸，向那破窗櫺上一敲，震下不少灰土，向馮利把眼一瞪道：「姓馮的，俺好意將你讓了進來，好意款待你，你却怎的來消遣你老爹，不是看在往常的分上，俺便着實敲你一頓，依俺良言趁早給你老爹滾了出去，不的時候，惱了你老爹，便將你踢個幾段，說着，一把揪了馮利胸脯，便像個小鷄子一般，往外便扯，馮利也不知道是那一句得罪了他，看他這樣，怒氣沖沖，也不敢再問，便由着人家給撮了出去，只聽噹的一聲，吉二早把柴門關了，又聽他罵道：「這個潑皮，混瞎了眼，却來將虎鬚，馮利聽了，只乾巴着眼發楞，心下尋思道：「好沒來由，却跑到這裏來受了一肚皮烏氣，真是說不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5 1136B

